



68

《新青年》雜誌的出版  
—— 紀念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發行

# 目錄

No. 6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 羈魂 浮屠·浮土·浮圖 1  
黃伯飛 Who Killed The Talibans?/  
凡人 4
- 秦松 山姆家族紀事 5  
李斐 為什麼他們憎恨我們 5  
逸子 恐怕任務還未完結 6  
杜風人 九一一酒詩——英雄酒 6  
雪陽 歲末的交談 6  
紀弦 空間無限論 7  
向明 大家都要走了 7  
方思 浪漫的客 8  
伊沙 買碟的事/每位大詩人都有一首獻給國母的詩 8  
非馬 以心還心/情色網/十四行/秋 9
- 呂建泰 晚安 9  
張耳 下班/依妹通訊 10  
雷默 蘆花飄/  
車過曲塘·白蝶翩翩過馬路 10  
冬夢 倚笑雨哭 10  
秀陶 季節 11  
黃奇峰 洗澡 11  
遠方 夏日午後/喇叭花外二首 15  
方明 書生 15  
魯鳴 最好的紀念 16  
北塔 明府花園 16  
尹玲 在四月鳳凰似的火焰木下 17  
榮惠倫 與火雞第三度深情獨白 17  
陳銘華 數學習題/性幻想/流星雨/冬 18  
劉川 留言條/月光 18  
林鳳 繁星/烏鴉 18  
秋夢 劍的話 19

- 許安國 手機 19  
許福吉 曙光/樹的交替 19  
施漢威 鄉心一夜 19

##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I)

- 晶晶白骨精 韓治的痣 12  
歐亞 春天在哪裡(二首) 12  
軒轅軼軒 子彈還在路上呢(二首) 12  
康城 雪已用盡了力量 13  
南人 高速路 13  
巫昂 想幹嗎(二首) 13  
盛興 需要(二首) 14  
朱劍 書店老板的恐懼(二首) 14  
林子 鳥們(二首) 14

## 李雲楓詩畫展①

- 紅色/游泳/夜雪/跳動/分裂/暗紅/滯戀/嚙 20

## 譯詩

- 鄭建青 俳句選譯 23  
張素時 杜伊諾哀歌⑤/里爾克 25

## 評介

- 余怒 體會與呈現 27  
鄭建青 釋詩〈伊尼斯福瑞湖島〉 32

## 詩訊

-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李雲楓畫作

## 顧問：

-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郭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雪陽(澳洲)  
魯鳴(紐約)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沈季夫(加州)  
何奇(洛杉磯)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申復華(加拿大)

## ■ 羈魂

### 浮屠·浮土·浮圖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宴賓客 眼看他樓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序曲：世界神經早緊張成  
火旗插向塌下來那片雪碎的

魏峨

世紀的起點原是文明的終站，

噢，歷史的

界石吧，如果有

神

經線扯直

早飛躍出橫溢的緯度

緊緊張張兮

張

成兩面煙羅霧罩

火網雲封的

旗幟

插

向拆下來，不，

塌

下

來

那潰不成形渙不成狀

片片難以復砌重堆啊

雪崩碧落

碎玉鎔金

的七寶

巍

峨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初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定稿

第一象限：屠·土·圖

——繞紐約世貿中心

當浮屠自浮沙勃起

奮奮興興兮

矗築

昔年的功德

哈，何只七級？

一百一十就兀傲睥睨

成無比威風啊

兩根

好歌利亞好歌利亞的

巨腿

脫毛的光滑何其壯豪吧

讓四面琉璃環迴閃爍

曼克頓的晨曦

噢，皇后區的夕照

奉滿天不同教義的神佛

供遍地同具血肉的生靈

朝夕

瞻仰膜拜兮

東鑽西營北逐南徵

只為

懷中各自珍拱

那枚枚舍利，唔，種種鬼胎？

說甚古往今來

惟問金升股降

——尋道但涉瓊斯

——窺德兼納恆指

乃有釋迦低眉曰：不可喻，不可說

仲尼搔首歎：未知生，焉知死

基督仰天問：我來是叫地上動刀

兵，還是太平？

惟雲深不知處某某神祇暗地訕笑：

“總有一個日子是屬於未  
來……”

一點兩點可乘的契機

便足以震水搖山

哼，驚天動地

且讓浮掠的屠刀前穿後插

——是蜻蜓何妨撼柱

——是飛蛾更何惜撲火

火舌飄飄

舔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更以蒼生為

螻蟻吧

貪生偷生求生更逃生啊

於銷金如今卻燒金

膾炙住成千上萬人口

好一窩亦一鍋灼熱之內

上突下奔前仆後擁

見證

幾許平凡的生

唉，多少不平凡的

死死活活？

罷罷罷

眼看他聳起的高樓

竟於瞬間渙然

散塌

任堆堆狂沙怒石

隆隆湊砌

撒旦抑真神那足以

作浪與風覆雨翻雲的

圖騰

並讓團團蔽日遮天的濁煙濃塵拼

貼

一

軸

浮世以骨血肉淚畫繪而成怎樣的

彩

圖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定稿

## 第二象限：浮·屠

——悼九一一世貿死難者

我們不是浮情花叢的彩蝶  
愛為粉飾的昇平而歌舞  
我們也不是善鑽罅縫的蟑螂  
甘為贖贖殘粒而匿閃  
我們更不是挖盡枯腸的白蟻  
只為瑣屑的口糧而蛀蝕  
撐持社稷的棟樑  
我們原是慣於役營的工蜂  
但求為不遠的窩巢採釀  
丁點很住家很住家的蜜味  
緣何如許平凡的生竟要  
一朝面對  
如許不平凡的  
死死活活？  
百川匯聚而來無數老中青壯  
各自不同的運命  
又緣何竟要承受  
這般相同的命運？  
鑽營徵逐也好  
奔突仆擁也好  
我們被驅馳趕赴  
某場天譴，不，某宗  
人為的禍孽  
大衛的石頭要擊倒的  
應是倚靠刀槍銅戟的碩人  
唐吉訶德要誅滅的  
該是能吐火噴煙的巨龍  
浮游暫寄塵土的  
蜉蝣緣何總遁  
逃不了慘遭  
屠宰的結局？  
我們不是貪生偷生

我們只是不忿  
不甘  
讓生命的幕牆轟地  
無端碎墜  
成某層梯間  
隔世跌蕩的叮嚀，唉，  
永遠踏空的囑託  
剎那若可冰凝成永恆  
半壁懸的金石  
自能證驗  
幾許深蘊的精誠  
多少待酬的恩義  
獨惜臉臉張皇背後  
還未訴說的萬千故事  
已隨龜裂的鋼條  
狼吞的烈燄  
以及折柱殘礫  
轟然頹散  
淹掩  
同樣無辜啊道道  
正欲奮力撲挽的長喉  
罷罷罷  
縱橫的流潦由是深深陷埋  
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 抑相生的困局？  
只是我們每人迥然不同的  
八字  
緣何竟會一同歸聚  
於堆堆混濁  
無數不忿不甘  
更不忍不仁的  
盡燼？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定稿

## 第三象限：浮·土

——悼九一一航機兩批死難者

版本一

浮泛長空  
這片原屬我們的  
領土  
長久以來  
總是欣然負載  
老中青幼不同的  
期盼夢望  
航向  
無比爽朗愉快啊  
無數清晨  
一切都習以為常吧  
入關登機然後  
默想聊天喝茶讀報  
也許  
五十分鐘前有人還在抱怨  
每天壅塞的交通  
嘻，勞頓的舟車  
四十分鐘前更或許  
有人主動  
向空姐搭訕調笑  
好減緩  
短暫旅途  
那絲絲悶意？  
三十分鐘前亦許會  
有人帶笑婉拒  
進食味同嚼蠟的機餐  
只是  
二十分鐘前誰也料不到  
某幾張突然的變臉  
竟驀地變天

頓教本已泛浮的孤土  
顯得更形浮泛？  
往日抱沈的怨悶  
與適才強嚼的蠟味  
卻於瞬間變成彌足珍貴的  
完滿蜜味  
十分鐘前某通  
有幸悄悄接連何其不幸的  
電話  
究在幽幽遞傳  
驚惶顫慄後  
好一剎平靜？  
抑瀕臨絕望  
那無奈亦無助的  
叮囑？  
罷罷罷  
五分鐘前猛然的  
俯  
撼  
鉗  
衝  
只換回  
熊熊烈焰  
此刻切膚蝕肉銷骨唉  
試煉  
浮土原是試性驗靈的  
煉獄吧  
讓不忿不甘  
也莫明莫白的  
冤魂  
隨斷金折玉  
沈沈埋入  
浮泛不再卻血痕永滲  
丘丘恨土之中

版本二  
浮泛長空  
這片不屬我們的  
領土  
多年以來  
總是沈沈載負  
老中青幼相同的  
理想願望  
航向  
何其神聖莊嚴啊  
這個清晨  
一切都在掌握中吧  
入閘登機然後  
默禱靜坐喝茶讀報  
也許  
五個多月前有人還在學習  
操控航機的升降  
不，航道的轉向  
四十多天前更或許  
有人主動  
和鄰居頷首微笑  
好掩飾  
洶湧胸膛  
那深深恨意？  
三小時前亦許會  
有人含淚擁吻  
此後永隔陰陽的妻兒  
只是  
二十分鐘前早已預計的  
這幾張突然的變臉  
卻驀地變天  
惟求本已泛浮的故土  
從此不再浮泛？  
昔日閒居的親切

與剛才訣別的從容  
竟於瞬間變成恐怖猙獰的  
切齒怒容  
十分鐘前某通  
約定悄悄接連何其冷血的  
電話  
可在暗暗遞傳  
殉道成仁前  
好一腔凜烈？  
抑瀕臨失控  
那自毀也毀人的  
狂熱？  
罷罷罷  
五分鐘前猛然的  
鉗  
衝  
俯  
撼  
只換回  
赫赫圖騰  
永遠椎心摧魂催命啊  
詛咒  
浮土原是作冤造孽的  
囚牢吧  
讓非故非親  
更無辜無妄的  
生靈  
隨餘灰臘炭  
層層抹塗  
浮泛不再卻烙痕永在  
方方裂土之間

——二零零一年十月五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稿成

## 第四象限：浮·圖

——哀阿富汗無辜的災民

浮游的土地  
板蕩  
同樣浮游的我民  
旦誕暮死兮夕殖朝天  
——邈不知其所躡  
逃亡原是  
逃向明天莫識莫明的  
亡滅吧  
任不同的槍炮變換  
不同的旗號，噢，揚掀  
絡絡短長不同的鬚髯  
吹  
呼  
真主亦真理之名  
於不可須臾棄離  
無數造次與顛沛之間  
——民離散而相失兮  
失指失掌失腿失足，嘻  
失聰失明，又何只無知不幸的  
我民？  
標榜正義的堂堂  
總愛如此入室登堂  
如此唐突，唉  
衝成  
突擊突襲突破的缺口，不，藉口  
向失去親人摯友並從此  
失掉親情人情感感覺的我民  
灌輸  
一個個貌若文明其實絕不  
文明的故事  
好讓浮游的我民欣然接受  
命定浮游的厄運？

還是任由假先知  
假真宰無形之手  
宰屠  
幾許的天真唉認真？  
但求日出而作的我民  
孰料竟或要日入而  
長眠永息  
於截炊斷煙更片瓦難全的  
烽火間  
——野死諒不葬  
我民卑微平凡的一生  
最後引歸的  
不也是同樣平凡卑微的  
死活  
沒有轟築亦傾塌的高樓  
更沒有宴奉而星散的賓客  
滿目疙瘩瘡痕的乾坤  
誰竟妄求倉卒搭訖  
自詡喚雨呼風  
還是無端招風惹雨的  
圖騰？  
罷罷罷  
敷佈屠刀這一方  
浮土  
其實怎也拼貼不出  
一  
版  
駐候亦鑄就  
無數所謂英雄霸主  
競折腰待展的  
浮  
圖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定稿

## ■黃伯飛

### Who Killed The Talibans?

Who killed the Talibans?  
The Hijacker killed the Talibans.

Who killed the Talibans?  
The Al Qaeda killed the Talibans.

Who killed the Talibans?  
It's Osama Bin Laden  
who has been be-devilled  
by the Satan.

Who kills Osama Bin Laden?  
Oh, Osama Bin Laden!  
Osama Bin Laden!!

## 凡人

凡是人 都是凡人。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

獸蹄鳥跡，都借過來  
演成妄自尊大的記憶。

這邊是一個族類的歷史；  
那邊是一個族類的歷史。

史前 史後，這麼著  
要說的可就多了。

這麼說著說著  
(有個幾千年了吧！)  
有誰真明白說了些什麼？

凡人！凡是人都是凡人！

2001年春

■秦松

## 山姆家族紀事

1

季候之變無情可釋  
時序錯亂由來已久  
君不見山姆家族咬牙切齒  
毀約棄約廢約隨興而發  
隨口嘔吐核子核牙  
隨手引爆（且血口噴人）  
小子們性起玩玩槍的  
殺人遊戲也是家學淵源

2

心臟擠迫漫步散心  
速食消化不良骨刺與牙齒  
的糾紛不清（由議場窮辯）  
以安保食譜壯陽強精  
宣示向人向神 祈禱  
向天 天變於季候之變  
為導彈防彈而盲

3

春風化雨死於亂槍之下  
校園教室飲血見證  
信仰自由性變自由性戀  
槍手與槍口的交媾自由  
某日某夜殘陽餘暉  
驚動地心的酷熱之情  
驟然上升（山姆家族別有所解）  
死難的十字架已不堪負荷  
血火的五官七孔無告而吼

4

初生之眼初張之口  
茫茫於茫茫的亂槍之口  
異體殘肢複製人姿之自由  
宿疾於動植人物等基因之生  
肉體機器繁殖人體零件  
生化測試解構死亡  
季候之變無醫可就  
時序之亂不難理解

5

一片焚燒的青色果園  
果核與果皮的人工胚胎  
原罪他罪禁果與蛇的嫌犯  
憂鬱症患者的親子殺劫  
血與淚的天倫人倫舉喪  
是愛是罪？無以作答  
咬牙切齒隨口嘔吐照常  
山姆家族以軍火牛仔逃犯起家  
玩玩槍的殺人遊戲不是什麼  
了不起的大事

2001年9月中改抄在紐約

■李斐

為什麼他們憎恨我們

自從巨人被四支冷箭  
三支射中心窩  
倒地呻吟喃喃自問  
他們為什麼這樣恨我  
我們前生無千百年之仇  
就算近世有點小怨少少講手  
竟然如此狠下毒手  
巨人大呼蒼天“神佑我神佑我”  
他們為什麼這樣恨我  
神若是公正佑你也應該佑他  
我見巨人如此可憐  
搔頭絞腦想給他回答安慰  
可惜我智商不高不懂大道理  
只好和巨人玩玩問答遊戲  
假如你打別人一拳  
別人就回你一腳  
假如你三餐吃得又飽又好  
別人吃的是樹皮和爛草  
假如你住的高樓華廈冷氣完了暖氣  
別人住在山穴岩洞夏天熱死冬到打顫  
而你用電影把別人攪成卑鄙猥瑣愚蠢  
不成人樣替你斟咖啡跑腿兼被踢屁股  
想想看互換位置你不妒不恨麼  
你自大身影他人看來礙眼阻鼻  
你說是麼又不識謙卑  
當做人沒有一點人生樂趣  
不如大家攬埋一齊去殉死  
人性中早已埋下這恐怖與邪惡的種籽  
現在如何防備以後日子似還未遲  
巨人這時淒白臉色轉為血色  
低沉的聲音我聽不清Yes或No  
我想他童心裡的可愛  
就是不知道人心險惡的悲哀  
所以巨人和他的子民不停地追問  
為什麼他們憎恨我們

2001年十月二日清晨紐約

看ABC電視台（政治的錯誤）辯論“為什麼他們憎恨我們”後寫。

## ■逸子

### 恐怖任務還未完結

當目標就在眼前的一刹那  
我極度興奮地瞄準第八十一層衝過去  
在熊熊烈火之中我完成了任務  
真主！我已插入敵人的經濟心臟

你說

這一役將帶來穆斯林子民的真正和平  
敵人的經濟崩潰是我們的勝利

我看到另一位同志也完成了任務  
他幹得比我還漂亮  
濃濃的硝煙中還看到你威武的面容  
開始有人爬出窗外  
躍下這個繁華的地標

我突然覺得有點心悸

尤其是

當數以百計的救護人員湧進了災場  
南北兩樓倒下於你計算之中  
濃密的灰煙推我到黑壓壓的天空  
耳邊的嚎啕卻拉我下沉到混濁的地面  
真主啊 你何以捨棄了我

面對那龐大燃燒中的災場

目光惶恐滿面塵土的人群  
焦急衝突的警察及義工  
塵埃充塞的整個空間  
就連陽光也躲起來了

真主啊 在國際和平日捐軀的我  
恐怕和平任務還未完結  
求你以可蘭經超凡的智慧  
為我們的家人締造真正的和平

9. 11. 2001

## ■杜風人

### 九一一酒詩

#### 英雄酒

——悼九一一救火員和警察

與酒杯辯論  
胡賽爾的存有與空無  
三杯乾了未有結論

是誰撥的九一一急救電話  
三百多顆著火的心

只有一個念頭 以為紐約醉了  
不小心弄倒 華爾街兩瓶

JOHNNY WALKER  
一瓶倒出魔鬼的詩篇  
一瓶倒出拿破崙的笑聲

隨笑聲找到羅馬帝國的古戰場  
空無一人 只有殘牆斷柱

始發現歷史的存有 乃一杯濁酒  
遂斟酌出余光中的另一聯想  
紐約的天空很希臘

清醒的世人 豈知一念之醉的  
真英雄酒味

2001年11月6日·西貢孤獨島

## ■季陽

### 歲末的交談

在一千種長夜之後回到東方  
停電的黃昏  
我陷入一種藍色的想像  
人往高處走，時間  
是水，只能向下流淌  
哦，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熄滅的光  
一切的不幸  
因為瞄準了相反的方向

誤入歧途的生涯  
把我帶回缺水的山上  
哦，多少雪，多少逃不脫的未來  
我絕望地愛著你們  
一群群在秋天突圍的莊稼  
面對已成定局的死亡  
沒有自己的主張

遠離東方，我歌唱過  
一切與東方有關的輝煌  
哦，這麼多剪刀，這麼多盆景的東方  
所有複雜的生活  
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歲月什麼也留不下  
喉嚨裡堅固的岩石上  
只留下這些語言的暗傷

12.30.2001江南雙閣居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b>感 謝</b>	魯 鳴	\$60.00	<b>支 持</b>
	無名氏	\$70.00	
	李雄風	\$100.00	
	斯 冰	\$60.00	



## ■紀弦

### 空間無限論

空間是無限的。宇宙是太多了。何以見得？有詩為證。

買一張頭等艙來回票  
搭乘超光速太空船  
前往咱們的芳鄰仙女座大星雲  
（那渦狀的，多美麗呀！）  
去環遊一趟  
今生今世  
大概是辦不到了。

但是我的心靈是有翼的  
而且快得不可思議——  
簡直是每秒十八萬六千哩的N倍  
他一飛就飛到了銀河邊  
看見那麼多銀河外銀河，星雲外星雲：  
有的作車輪狀就像咱們的老家一樣  
有的作渦狀就像咱們的芳鄰一樣  
也有些呈S形和Y形的  
而其色彩各異  
（到此為止，這便是吾人既知的  
宇宙之全貌了。）

於是我想：  
既有銀河外銀河，星雲外星雲，  
難道就沒有宇宙外宇宙嗎？  
所以我的心靈（這個不知足的傢伙）  
再一飛就飛到了宇宙之邊陲  
在那裡，哇！看哪！  
上下左右前後無數的宇宙！  
有的比我們的大些  
有的比我們的小些

有的靜止著  
有的膨脹著  
那些靜止著的都很老了  
不久就要變成一大黑洞  
那些膨脹著的還很年青  
也像咱們的宇宙一樣  
多好玩啊！這個大千世界  
上帝造的。

想當然，在那些宇宙外宇宙之中  
必定有種種不同的星雲  
不同的恆星  
不同的行星  
和不同的生命之存在：  
那些生三隻眼睛  
頭頂上長一個角  
四臂八腿的人類  
其智慧與文明  
即使不比我輩為高  
然亦不至於更低一些——  
這便是我的一幅心靈之旅  
夠爾等去欣賞的了。

但這只是作為一個詩人  
我的一種“大膽的假設”而已；  
我等待著你們的“小心的求證”  
科學家們。無論你們讀不讀我的詩  
喜歡不喜歡我的詩，而總之  
我等待著，等待著，等待著  
千年，萬年，億兆年後……

2001年11月30日

## ■向明

### 大家都要走了

還沒有開始送客  
看樣子，大家都要走了  
好像席已散，燈即將關

他已行動不便，走得蹣跚  
再也沒有當年強渡黃河的豪邁  
你的頭沉重垂落幾快接近褲襠  
走得好像向什麼認罪投降  
老張的大腹不再便便  
連幾碟開味小菜都不想嚐  
只嚷著又快接近洗腎時間  
李仔年紀最輕卻跑得最快  
幾天前已住進安寧病房

看樣子，大家都要走了  
對日出，已不存溫暖的希望  
對日落，也沒有安寢的幻想

2002年1月寄自台北

### 每位大詩人都有一首獻給國母的詩

雲想衣裳花想容  
我在很久很久以後  
(久到我顯得很沒文化)  
才知道這是李白  
寫給楊玉環的詩

中國玫瑰，芳香冷凝  
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早到我顯得十分無聊)  
就知道這是當代某某  
寫給宋慶齡的詩

是不是每位大詩人都需要有一首獻給國母的詩  
是不是非得這樣一定要如此

我不知道  
我不是大詩人  
只知道作為一個小詩人  
寫寫自己的家母  
也就可以了嘛

2001年寄自西安

### 買碟的事

我之前的同事  
後來去北京工作的張大江  
每逢過年都要回來探親  
我們見面 吃吃喝喝  
還要一塊去  
搶盜廠對面的電器城  
買碟——這成了每年  
必不可少的儀式  
我們的趣味是那麼一致  
兩個極端上的最佳選擇  
藝術片在三樓  
二樓的大片不要  
頂級片在地下室  
一樓的三級不要  
一把狂購  
滿載而歸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  
藝術片裝在白塑料袋裡  
而頂級片裝進黑塑料袋  
沉甸甸  
夠一年看的  
幾年下來  
有所不同的是  
有一個人成了我們  
懷念中的一個人  
那個最早賣給我們  
優質頂級片的小伙  
腰被打斷  
罰到一貧如洗  
攤位早已易人  
成了新攤主講給我們的  
故事裡的一個人

世貿中心瞭望台上

一位女服務員的聲音

我是個浪漫的人

羅曼諦克

每天成千成萬的人來

站著，佇立著，談著，笑著

看望周圍，這大千世界

羅曼諦克

這是景致

帝國大廈在三十四街

再過去是克萊勒斯高樓

這五層圓弧的尖頂，晚間發光

羅曼諦克

那邊向著新澤西州

自由女神，高舉火炬

多少國家多少人嚮往

羅曼諦克

漢堡來的老中國手

浪跡江湖

談梅百器、福華

羅曼諦克

喬治亞的女人

漫遊天涯

說什麼既然來了

就這麼一次

該好好使用時間

羅曼諦克

嗨……這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使每個游客都

盡興享受，安然無事

瞭望景致，不失神，不失足

這年頭可不是說著玩的！

我的工作

我想是浪漫的

羅曼諦克

我是個浪漫的人

啊燈亮了起來

快看克萊斯勒

看這五輪光弧多美

羅曼諦克

原來暮色已經落下

夜幕升起，展開了

嶄嶄新的世界

註：寫這首詩，當然在二〇〇一年

九月十一日以前。這位世貿中心瞭望

台的女服務員自說是個浪漫的人，確

是可愛。但願別來無恙。方思。

## ■非馬

### 以心還心

在這個二十世紀末  
天方夜譚的文明國度  
人們彬彬有禮  
柔聲細氣  
生怕有一天  
有人指著他大叫

法官大人  
是他  
他用他的話  
傷了我的  
心

後記：一個住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埃及人，因六年前潑灑酸液傷了另一個埃及人的左眼，最近在法庭的命令下，被強制送進醫院摘下一眼，成為該國四十年來頭一個活生生的“以眼還眼”的刑例。（路透社，2000年8月15日）

### 情色網

赤條條光裸裸  
這群後現代女人  
沒有琵琶可抱

只好用自己  
虛擬金色的頭髮  
半遮  
虛擬豐滿的  
乳房

扭腰擺臀  
在密密麻麻的網裏  
引誘一尾尾  
不眠的  
魚

### 十四行

收穫的季節  
整座詩果園  
卻冷冷清清  
聽不到笑語

蜂不來鳥不來  
採摘的手不來  
樹們垂頭喪氣  
甚至早衰枯萎

習慣了人工養料  
掌聲喝彩的熱鬧  
它們已無法忍受  
自生自滅的命運

自己看自己蹉跎墜地  
自己聽自己寂寂唱和

### 秋

爭奇鬥艷招蜂惹蝶的日子  
終於過去

望著開闊澄明的天空上  
那朵朵悠閑的白雲  
他不禁啞然失笑

此刻一陣雁啼劃空而過  
應聲而起的  
是一位浪跡江湖的過客  
揚長而去的  
豪笑

## ■呂建春

### 晚 安

早安，在互道微笑中  
我覺察事情正在醞釀進行  
電視報導仍然是天晴無雨  
我攤開報紙仔細研判

火舌捲上了三十層樓大廈  
電視呼籲節約用水小心火燭  
濃煙遮蔽了整個天空  
我聽見激盪的耳語熊熊傳遞

有人從大廈的窗口墜落  
捶響堅硬地面  
到處是觀望的的群眾  
我聽見人們心臟的脈動牽連

是該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我關上電視，報紙扔進字紙簍  
來到街頭和人們相互招呼  
交換革命理論，救世主…

向全世界播告晚安  
電視臺已經關門  
沒有人能抵擋黑夜的來臨  
到處是火光催眠的聲音

從落日出口  
我越過灰燼的城市  
來到星星聚集的海邊  
夜，終於落了下來

## ■張耳

### 下 班

街上，車稠起來  
匆匆走過的人，背著的背著  
抱著的抱著，提著，挽著。  
狗。鄰居回來了，鑰匙開門。  
慢跑者穿上了過長的短褲  
晃出樓

生活重新開始，人人一臉和氣  
菜香，和送飯的小伙。  
晚間新聞把白天發生的事  
炒作一通端上桌。太陽下班  
孩子們成群出動，叫、笑  
樹與樹蔭相親相依  
夢開始成真

### 依妹通訊

沒有什麼要討論了，  
還有嗎？父親？  
草漫坡鋪去，花也開過，  
陽光一格一格分配給  
立正的樓群，也按時分給我一片  
屏幕灰白——  
還有什麼要談？  
沉默，要說的失去  
聲音和真實感。你在家嗎？  
在家或走在很遠的高山。狗  
在長凳下嗅來嗅去  
然後走開。麻雀幾乎跳上你的肩  
卻沒有。這時候我感到  
真實的失去：  
Bye, it is getting late  
屏幕上傳來前一個世界的黑甜。

2001、5、1

## ■雷默

### 蘆花飄

十月了，馬路在延伸  
從開發區到烷基苯廠  
汽車怒吼著  
像山那邊的風  
稻子一個勁地黃著  
挨著遠處的山林  
鳥兒盤桓  
飛入葦叢中  
蘆花飄，蘆花飄  
池塘生秋風  
二毛帶著女兒  
拔蘆花

——這是什麼花？

——秋天的花

### 車過曲塘，百蝶 翩翩過馬路

油菜花結了籽  
麥子黃著  
鷓鴣聲裡  
稻種落

黑黑的馬路上  
車，狂奔著  
一行白蝶  
翩然過

死亡在哪裡  
美麗在哪裡  
駕駛員握著  
方向盤

2001年寄自南京

## ■冬夢

### 荷笑雨哭

浮生寄約  
一箋一語每每斷墨難辨  
徘徊的蟬鳴  
猶羞的滿池青荷  
怕風催花開  
時間是最佳的療傷  
沾愁的落葉  
怎見春風尋回  
荷的心事雨的心事

夜夜遊青天  
夜夜漂碧海  
搖搖的舟楫如何  
在我夢岸靜靜的停泊

日落月昇  
浪闊潮漲  
隔窗的你搖風觀荷笑  
隔岸的我風搖聞雨哭

2001年8月寄自香港

■秀陶

## 季 節

早上微有涼意，我找出一件較厚的夾克穿上了。這件厚夾克今年還是第一次上身，誰知道這一上身就同季節撞了個滿懷

雖說是撞了個滿懷，但當你擁住它想要看個仔細時，它卻又飄忽地難以把持。季節，這個介乎具象同抽象之間的大輪胎還真難定義哩！就拿它的來到來講吧，第一，你不知它將以何種面目出現，第二，你也說不定它將在何時出現。它絕不是一齣戲，幕一拉開，固定的人物、場景便一一地搬演起來。不，季節最壞，它連一塊幕布都沒有

誰都知道季節之生，是因為這塊太陽系的第三塊頑石在太空中懸浮、移形换位，由於距離、由於角度等變化便有了季節。正如同由於一個男人及一個女人的變化，便有了他們的子女是同一回事

說吧，那女兒千嬌百媚花紅柳綠，不正是第一季麼？那兒子粗粗壯壯脾氣暴躁不是另一季麼？還有多愁善感的、嚴峻不苟的……然而要說季節完全與兒女一樣當然不對，再不聽話的兒女不有時也會聽你一兩句麼？而季節卻是誰也指揮不了的

不但指使不了它，而且大多數人只有依從它。它要你穿你就穿，它要你脫你就脫。它是個急徐不定的節拍器，你只有合著它的拍子來唱來跳。它變，它主動地變，你也變，你只是被動地應變。它一季一個樣，一月一個樣，甚至一天就能變出好幾個樣。而且它的變或者說它的表演吧，統統都是即興的，都是無需彩排的，而且絕無冷場

你無法自它的表象去推究它的動機，或自幾個不同的動機去追索它的原則，更不能自幾個勉強的原則而歸納什麼概念。不，那是不行的，就算你勉強得到一點概念，它也會在一瞬間把一切都推翻

一個再好的歌者，盡其技藝之所能把一首歌只要反來覆去唱個三、五遍，便能把人煩死。只有它一遍遍地演出，看過了六七十遍的、七八十遍的人，都仍然津津有味地觀賞著不捨得離開

Jan. 20 L.A.

■黃奇峰

## 洗 澡

初到塵世，即聞滿室花香，像是用以辟去俗臭；即有感被污染的驚駭，啼哭不已。母親第一時間給我洗澡，以清洗塵俗世界加諸於我清白之身的污穢。

往後的日子裡，潔癖如我，幾乎天天洗澡，去除污穢塵漬於吾身心，有時更日洗二次、三次。世人有年洗四季澡的；也有一生至少須洗四次澡的，即出生、及弁、成婚及葬禮各一次，以示清白。

最後的一次也就是在沒感覺下讓別人給你清身了。遊走人間短短數十年，竟這樣污穢了，污泥可搓成丸子，其臭無比，於是又要襯以滿室素淨白花，漂白心靈，死不帶去，還以清白，生不帶來。

短短的一次旅行，竟被染成厚黑如斯，罪孽深重，究竟是塵世險惡，還是自命清高，不肯同流合污，以自炫清白？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 1970年以後

## ——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I)

◎劉川 組稿

崇高的理想主義在後工業化的進程中被無情的現實擊碎，神性、人性的主體成了某種破碎的、殘缺的幻象。追求“刺激”的感官表達、享受語言狂歡與反叛帶來的快感，在更大程度上拒斥了現代主義的陳規舊俗和美學原則。在其具體寫作中，消解了傳統的“意義”，表現內容更具當下性。這種寫作群體以出生于1970年以後的年輕人為主，他們或集合成小的團體通過自辦地下刊物來擴大自身影響或單人獨騎在媒體面前保持緘默，總之，他們在老邁的中國詩“殿堂”尚未得到應有的席位，但他們的創作的確確體現了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歌走向。

(劉川)

### ■晶晶白骨精

女，1978年生

### 韓治的痣

韓治的嘴角  
經常翹起

左嘴角  
偏右的地方

有一顆  
深褐色的痣

我本來  
不喜歡臉上  
有痣的人

除了  
瑪麗蓮·夢露的

那一顆  
接著  
就是瑩瑩

這一次  
輪到韓治

### ■歐亞

1978年生

### 春天在哪裡

一個老頭背著春天  
走遍了世界

人們憧憬春天  
像嗷嗷待哺的小雞

春天是燒雞、烤雞、  
鹵雞、還是鹽水雞？

老頭子背著春天到處走  
躲避著饑餓的爪子

### 接 近

詩人寫詩  
寫到眼睛痛  
眼淚不由自主地  
滴下來  
模糊了詩句  
他內心一陣激動：  
自己已經接近了荷馬

### ■軒轅軼軻

1971年生

### 子彈還在路上呢

從前的我甚是囂張  
手拎著一把玩具手槍  
到處瞄準  
朝四下裡開槍  
兩手空空後的我開始後怕了  
我擔心當年射出的那些子彈  
會引起人員傷亡  
于是我朝東西南北方向都轉了轉  
還好 子彈都還在路上呢  
呼嘯著 在氣流中做勻速運動  
為了護送我射出的子彈們  
安全地到達該去的地方  
我不得不在路口四分五裂了  
撒碎後的我每一個碎片，尾隨著一顆子彈  
呼嘯著 在血流中做勻速運動  
如同剛被子彈擊穿一樣

### 我是這樣消失的

起先是腳  
變成了青草  
然後小腿下陷  
雙膝著地  
大腿被電鋸絆倒  
散發出木材的氣息  
然後消失了身腰  
露出了骨盆

端著坍塌的內髒  
在血漿裡浸泡  
心還在輕輕地跳  
在迅速地縮小  
舌頭順著喉管滑落  
再也不用言辭滔滔  
脖頸消失  
剩下仰起的下巴  
下巴消失  
口鼻也撤離了地表  
成為螞蟻的巢  
還剩下兩只眼珠  
散落在蘆葦裡  
看或者不看  
還有正在凋零的睫毛  
額頭是一片化石  
印著三葉草或恐龍蛋  
頭髮覆蓋在地殼上  
如陷阱上的偽裝  
等待一雙失足的腳  
跌倒的你不要因此驚叫  
這是我正在消失  
沾滿你雙手的雪花  
不是冬天的產物  
是我殘留的腦漿  
飄灑下來  
正在將來生思考

## ■康城

1972年生

### 雪已用盡了力量

雪已用盡了力量  
它是在阻攔自己  
我對它的印象是一種自責

因為雪，生命是輕薄  
在我的經驗裡，過程是一種化合反應  
一種溢出  
排除整體龐大的衝動  
應合著無從掌握的節拍  
雪落下，和海洋一樣  
蘊藏著多于顯露  
沒有脊椎骨可以成形，那麼  
從天空下降的，必是天空無法承受的  
無需組織的批准，無法申明的程序  
讓我們聚集在一起，為分散作準備

## ■南人

1970年生

### 高速路

在高速路  
看到路邊  
隨著玻璃渣  
躺著一具羊的屍體  
風把葉子和沙土塞進密密匝匝的羊毛裡  
雖然是初春  
羊會不會冷  
來到殯儀館  
看到死者  
躺在靈堂中間  
——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  
好像沒做過任何壞事

誰知道  
我這位朋友  
生前在屠宰場殺了無數鮮活的豬  
然後  
在高速路上飆車

並且  
撞死了一只羊  
現在好了  
他躺在這裡  
被人們緬懷  
而羊  
仍躺在我記憶深處的高速公路上

## ■巫昂

女，1974年生

### 想幹嗎

我哪裡知道你昨天來過了  
在門口留下一堆鞋印子  
過後深情款款地來個電話  
說是堵車、發水、遇到搶劫  
聲音調裡有那麼點輕佻  
那麼點沒意思  
手裡有一把沒處放的指頭  
正鬧得慌呀，他媽的冬天

你是個難上加難的號碼  
我記不住  
這難處只有寡居時的人  
大約可以想像

你注意到，我的窗簾髒了  
玻璃和欄桿都老了  
有那麼盆花缺肥  
你還是那麼惹人煩地細心  
細心到我也沒臉  
因為好久沒換內衣  
也沒有新被子  
可以沖著你，展開

## 百畫像

皮膚乾燥，頭髮短  
冬天一到  
巫昂就成了這個德性  
她站在路口看別人過馬路  
看了一分鐘  
然後自己過

她到附近的綜合市場去  
那裡有的是沒良心的稱  
一把美妙的蔥  
她反覆算著大米和小米的差價  
然後拎了一袋回來

她想在三十歲之前  
成為社會名流  
當一朵晚開的塑料花  
但目前  
她僅僅在衛生間裡  
還活得算個人樣兒

### ■盛興

1978年生

## 我們誰也沒有 感到憤怒

我們的姥姥去世了  
是被樓梯摔死的  
是樓梯把她老人家絆倒後  
送到醫院再也沒有醒來

姥姥八十四歲了  
腿腳不太靈便  
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很好  
因此我們都非常難過

但我們誰也沒有責備樓梯  
也沒有一個人感到憤怒

小小的追悼會  
姥姥永遠離我們遠去了  
我們都很傷心  
想著她老人家慈祥的面容  
樓梯摔死了我們的慈愛的姥姥  
我們誰也沒對樓梯感到憤怒  
或想著誰應對此負點責任  
我們只是沉浸在無限悲傷之中

## 需 要

一個高級汽車修理工  
專修各種高級進口轎車  
讓他來對付一輛農用拖拉機  
他需要先把自已變成一個傻子嗎？

### ■朱劍

1978年生

## 書店老板的恐懼

突然飄起了雪  
才下午四點多  
天就快黑了  
街上行人很少  
書店裡人更少  
就我一個  
不對，不對  
其實還有很多人  
不過他們都不說話  
他們躺在精美的  
對，精美的棺材裡  
一點聲響都沒有  
這不就是太平間麼  
天已經全黑了

## 剝 皮

因為我們能直立行走  
因為我們是生物鏈中的高一級  
因為我們能在紙上發表宣言  
所以，我們就能剝下  
動物們的皮，並且穿在自己身上

而上帝的台燈燈罩  
是不是人皮做的

### ■林子

1971年生

## 鳥 們

鳥在黑暗中是怎麼飛的呀？  
它用翅膀？眼睛？是一點點移動著  
螢火蟲的光芒  
一只鳥？和幾只鳥？  
在遠方？不停地尋找  
是鳥？看見誰的影子  
不像是一只鳥  
一直在向遠方靠近？還是更加遙遠  
一群鳥緊跟另一群鳥  
大喊著人的名字

## 兩把錘子的經歷

兩把錘子握在同一人手裡  
同時砸向兩片玻璃

一片砸了個窟窿  
一片砸得滿地碎片

一個人手裡握得兩把錘子不見啦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II



## ■遠方

### 夏日午後

日光剛斜照  
哈哈鏡  
窗前的我  
神智已漸漸不清了  
先是被地獄的煉火  
滋滋燒烤著  
繼而由撒哈拉的  
沙暴捲揚  
撞在赤道線上  
一口氣還緩不過來  
侏羅紀公園的恐龍  
口噴烈焰  
追殺著逼近  
在這吾命休矣的關頭  
三月三月三月三  
溶化著甜甜笑聲的清涼  
兜頭盆潑了下來  
我打了個  
不合時宜的哈氣  
又聽見  
窗外的蟬們  
在灼熱的枝頭  
知了 知了

### 喇叭花外二首

五顏六色  
割據季節的庭院  
我突發異想

找一朵  
真正吹得響的  
把前世的冤情  
加今生的無奈  
泄露出去

### 龍舌蘭

這幾把  
出土不久的刀劍  
綠鏽森森  
我認出左邊的那把  
是辛棄疾南渡時看過的  
吳鉤  
聽人說  
賈島磨了十年的霜刃  
也在其中  
可惜我功力尚淺  
辨認不出

### 斷松

暮春的  
冬季風暴中  
一棵高大的松  
攔腰折斷  
幾天後放晴  
三五個過路的後生  
指著斷松數落訕笑  
並悲天憫人地  
傳授長壽的  
經驗

寄自聖彼得

## ■方明

### 書生

兩個縹緲的袖子竄進了肅殺的秋天，  
任風兒的嫵婉他步姿的急遽仍跨不出  
枯葉窸窣的午後。

而菜色的臉更瘦癯

恍惚的睡眠捻熄幾許夜半的燭光，每  
每雞鳴時他便剪貼數首能倒誦的唐詩  
呼呼寢在昨夜牀下的涼意裡。

太陽發白……

而菜色的臉更瘦癯

等候黃昏又怕說愛時揖手的失措驚動  
一簇簇提燈的夜族闖規。一本論語掩  
不住半臉的羞紅。

(洞房花燭夜)

走陷千里路餐盡八股的霉氣便衝撞上  
考官怒瞪的目光，撲撲衣袂他便萎縮  
如牆角的雞抖擻的寫著季節的遞嬗直  
到秋來。

他的手僵白得如斯美好

(金榜題名時)

2002年寄自台北

■魯鳴

## 最好的紀念

冰涼的意義已沒有了  
我在寫一篇文章紀念你  
紀念是為了什麼？夜的本身  
會告訴你，伸手可及

我怎麼放棄世俗的幸福  
獨鐘的早晚都會消失  
那麼，我邀請你和我共席  
本來就屬於安靜和神秘的道路  
——指明了標記

大多數人都並非壯烈而死  
你呢？面臨絕境，你是如何想的  
是不是展開觸摸的手掌  
所有的日子就輕輕地碎落  
我是不是因此而必須加速生活

的確有一座詩作坊  
你在那裡安于寂寞和永久  
並叫我熱愛景致中漂泊的靈魂  
可是寫成命運的名詞該放在哪裡  
詩門以內的風雅，我所知很少  
徐徐歌行

青草和野花處處生長  
豐收即是一種死亡  
天空以大地為依托  
大地以天空為夢想  
無論我走向何方，對你最好的紀念  
是絕不停止黑暗裡的歌唱

2000/10/17/紐約

## ■北塔 明府花園

一  
夢中的明府花園  
使黑夜亮如白晝  
那被詩和酒照徹的心靈  
披掛著英雄的衣襟

我曾扶著秋風  
扣問四壁的石頭  
那被節日扣押的月亮  
是否像一只空了的杯子

夢中的明府花園裡  
僕人憑借著月光  
捕捉那被風吹彎了的影子  
像風子一樣哼著小曲

而主人的馬蹄正被污泥  
誣陷。疾病深入愛情的  
膏肓，和淚的相思  
像詩集裡蝴蝶的標本

二  
蜘蛛倒掛在涼亭的一角  
屋頂上的茅草像激動  
而疲倦的嘴唇，哆嗦著  
訴說著那被扭曲的家世

燕子叨著歸來的歌聲  
在楹梁間穿來奔去  
何處是那舊日的泥痕？  
何處是那鏡中的嬌嗔？

我們內心的衝動  
和創痛，在某個時候  
像一支箭搭在弓上  
那一使勁就會折掉的弓

沿著你桃色的堤岸  
我的小船滿載空虛  
去尋覓蘆葦上的花粉  
而蜻蜓的翅膀嗚咽著

三  
偌大的荷葉壓住水波  
送別的話語時高時低  
交付給那繞過暗礁的船舷  
今夜的耳朵將被琴音割下

哦，命運的手掌多麼溫軟  
被它撫摩過的石頭一塊塊  
變成了墓碑。荒草裡  
野狐狸的脊背時隱時現

微弱的磷火使我們看清了  
明府花園裡的屍骨  
已經長時間沒人收拾  
像那紛亂的最後的筵席

到底誰是這花園的主人？  
誰能讓午夜的燈籠  
照亮歸客倦怠的足跡？  
誰能扣響那鏽死的門扉？

四  
誰都知道青磚下壓著  
不死的精魂。我們期冀著  
明府花園在處子的夢中  
重現，如同游子枕邊的故鄉

催人上朝的銜鼓  
敲碎了你如煙的幻想  
沒有什麼能阻擋白日的  
到來，能熄滅不老的青春

一片畸形的樹葉  
被好奇的風拿到了山谷裡  
被桂花的香氣收留  
被白兔的絨毛逗弄

明府花園消失在  
對一個朝代的頌歌裡  
記憶暗淡而模糊  
直到棺材蓋被掀開

■尹玲

## 在四月鳳凰似的 火焰木下

歷盡無法清數的惡魔

今日的我

仍以最初的姿態出現

眼神純真如夢

唇角淺淺笑意

眉梢漾溢的風情

直若當年青春歲月

未加絲毫飾掩

x x x

我原是我 仍是真正的我

在四月鳳凰似的火焰木下

向你展示實在的我

纖細之處一如往日盈握

■榮惠倫

## 與火雞第三度深情獨白

鉤沉的天倫

在追思的歲流中瘦身了三載

如黃河中游 跨年度的斷流

海天高拔的淚中精品

卻從此濕度失控

昊天罔極的 慈藹的娘親

告別我的第五十一個未雪的感恩節

母兮鞠我 拊我 畜我 長我

育我 顧我 復我 出入腹我

七秩晉六前某一次錯手拈花

僅這麼一捻土 欲報之德

未遂反哺

我窩在爐邊 犯傻的朗讀著詩經

以及 那斷章殘句的蓼莪

其實我沒有遲來 而遲來

初雪未雪的年假

之後是1975那一臉灰敗的不堪回首

娘親 您互與歷史煙硝鏖戰

彈唱了三闕苦難流離的更鼓

烏亮的青絲 磨得滿首飛霜歲月

遂輕輕撫平 您額角的魚尾山脈

風裏朱顏 曾經的母儀雍華

如今我們兄弟妹七名 客土天涯

老大在芝加哥的北郊

老二老么在西岸的南加州

老三在紅豆南國 老四在瑞典

老五老六 在塞納河畔的里昂

隔洋落葉新土 竄改先人的版圖

拼整出七只浴火的再生鳳凰

如斯加冕 您畢生無悔的奉獻

娘親 三載訣別 您依然不式微

縹緲如影隨行 無所不在

初紅刀夫方會過鼻

維持原有的芳香粉紅

未因年華稍逝而色彩氣味生變

潤嫩聲音亦似當日

不為任何惡勢似嚟顫慄

裙裾旋起的千種波浪

依舊是夢幻樂音裡最美的舞姿

x x x

在四月鳳凰似的火焰木下

映入你凝睇眼眸的

正是火浴過後

最真最實的

本來鳳凰

2001年寄自台北

我該以最幸福的笑容

投懷於溫情滿滿的膝前 奉觴承歡

怎會是從第一分鐘下機后廝守榻前

娘親 您這麼憔悴失神半天 含笑

迎我

之後雙眸微合 見背了塵緣

與天堂的天使 零距離

深深觸動 您攤開的掌紋支流

曾經的島國紡織大戶閨秀

面照1947第一輪落日的赤紅

七個多月孺齡的我 甜甜在您溫熱

的背囊

自海南的南濱 飄洋過南中國海的

湄南

之後是1954海防大南撤

是每一面時速路標及交通燈訊

是福特車間兢兢審慎的配嵌工序

是愛兒甲榜發亮的驚嘆號

是妻子悅色的讚許和親蜜加分

是房貸最後一年的清單

也是 晨起的露寒 晚來的風唱

娘親 您總愛擦肩而過

今夕 該有那麼一場——

仙鶴與梅花的浪漫狂狷邂逅

洞照一方紅塵中的輪迴

與火雞第三度的深情獨白

您的忌辰 閃閃的晶瑩

除了淚還是淚

崩潰滿座 一壺離緒

2001年11月感恩節。先慈三周年祭

## ■陳銘華

### 數學習題

你溫婉地讓我戴上的景泰藍鐲子  
是我花了五美元從北京帶回來的  
如果再加上一只兩美元的錦盒  
我想我們的愛情便不至於  
少過七分鐘吧

2001年九月一日洛城

### 性幻想

發燒的影子從汽車天窗躡出去  
和對面那些充滿誘惑的霓虹燈會合  
剩下我 喘著氣的大衣 摟住  
醉得像口紅那麼香的你

2001年十月廿五日洛城

### 流星雨

我的火箭要回航了  
你的輕羅小扇摸得  
幾只流螢？

2001年十一月十八日洛城

### 冬

繁花早已落盡  
中年人的春夢仍在  
慢慢發酵

2001年十二月卅日洛城

## ■劉川

### 留言條

我來過了，媽媽，  
進門時，我知道鑰匙還放在  
信箱與牆壁的夾縫中間。  
我找到了大衣櫃下  
你每晚取出又藏好的秘密。  
那楠木盒。本來我是要拿走那存折的  
可我看到夾放那筆巨款的  
是我最初的襪襪，你洗、熨得  
多麼干淨，新鮮，保留了這麼多年。  
我原以為你只有嘮叨、倔強和冷漠呢  
我留下這紙條，告訴你，我來過了  
什麼也沒動，而我，是的，我還在  
那襪襪裡。

### 月光

我量過它，一塊從窗口跳進來  
飽含激情的布匹。  
它女人一樣在我手的撫摸下亢奮  
起伏波動，彷彿由牛奶織成。  
當我用剪刀裁它，沿著光明與  
黑暗的界限。可剪完後，  
這絲綢捧在手中又滑到地上。  
我又彎腰掄起錘子，在地上  
釘釘子，為了讓它不動  
留下陪我，可釘子一枚枚彎曲  
像鏡面上入眠的鬆毛蟲。  
整夜，我隨它移動我的床  
我要穿戴這樣的美  
卻總是因為打了個瞌睡，走動的  
月亮就把它們的衣衫收回。

2001年寄自瀋陽

## ■林鳳

### 繁星

正午的黃昏  
有人剪下一角海面  
張貼在窗口  
向藍天宣告  
看 我們的繁星  
索性把燈塔掐滅  
剩下暖腳的熒火  
把墓碑旁的燈點亮

### 烏鴉

暮色降臨。灰色的單  
在講堂的百年上空  
一群黑色的鳥聚集  
噁噁呱呱說出人類不知道的事物  
和一些荒誕的預言  
時而低低而語  
從我們的生命中  
驚惶地掠過  
  
光禿禿的廣場在灰色的羽毛中顫慄  
一月  
一群  
穿著黑衣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上行走  
拖著一個重的影子  
為許多沒有出口的話  
憤怒在積壓中凝結  
轉而，又蹣跚而去

2001年寄自廣州

主人 你將我  
囚困在一個窄窄的  
鞘子裡 想  
將一則往事  
牢牢鎖住  
外面的風  
正敘述我們的  
事蹟  
夜鶯也記得  
曾經有一道虹  
的衝刺  
你髮上  
幾時燃起朵朵  
星光呢？  
主人 如今  
我縱能威武  
如豹 脫鞘  
躍出 恐  
難挑盡  
你髮上沉沉的  
白雪

2001年寄自越南

## ■許安國

### 手 機

沒什麼事，  
只是讓你聽聽海的聲音；  
沒什麼事，  
只是想像妳坐在身旁，和我一起  
歌頌海的浩瀚、堅定、並且永恆如  
真愛。即使妳懷疑它  
曾經存在，  
曾經炫爛  
如花。

11/25/2001寄自台北

## ■秋 夢

### 劍 的 話

## ■許福吉

### 曙 光

我熬過漫漫長夜  
歷經滾滾東逝水紋  
吸取日月精華  
在浪濤與海風的推波助瀾下  
黑暗中，凝結成  
連綿的嫵媚群山

我穿越魚肚雲層  
攀登崇山峻嶺  
驅趕陰霾濃霧  
與山風海語對話  
叫黑暗冷月離去  
千年，或者萬年  
年年，我翹首企盼  
晨曦初綻  
陽光迎面而來

### 樹 的 交 替

請站出來  
好一棵好有氣質的樹  
好葉  
好根  
好枝條  
沒有嘩眾取寵的喧鬧  
沒有迫不及待的焦慮  
在季節轉換更替中  
似綠轉黃  
在風聲雨聲呼喚中  
似黃成紅  
蓄勢待發  
洗盡鉛華  
迎接另一次大自然  
赤裸的宴饗

2001年寄自新加坡

## ■施漢威

### 鄉 心 一 夜

月色  
觸摸我臉  
乍醒  
四壁默然  
大地鼾息

誰傾翻了水銀？  
遍地的雪  
漫天的瀟  
鳥啼沒有  
鐘聲沒有

龍繞的那葉海棠  
母親芬芳的東方  
一支黃河  
一支長江  
吹奏起千古哀沉  
萬里的塑像  
凝盡日出 日暮

蘇堤堪餐的柳色  
高不可仰的  
珠穆朗瑪山峰  
曉月 蘆溝的迷離  
高原 草長馬壯  
大漠 滾滾風沙  
是美 美的凝聚  
藝術的合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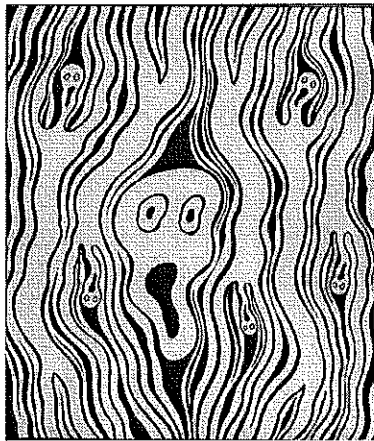
猛然搖首  
便摔碎  
抽象的朦朧

2001年寄自越南

### 紅色

數1是紅色  
數2是藍色  
鬼沒有出現，躲在陰暗的角落裡  
數1是紅色  
數2是紫色  
鬼沒有出現，血從手指上滴下  
數1是紅色  
數2是黃色  
所有的門都敞開了  
黑暗佔滿了所有房間  
鬼沒有出現，在黑色的玻璃中唱兒歌  
數1是紅色  
數2是紅色  
數3是紅色  
數4是紅色  
……  
鬼在第九個數字裡面藏著，滿身是血  
紅色是快樂的，像鬼一樣  
只能數到9  
在10來臨之前紅色崩潰  
數9是白色  
數8是白色  
數7是白色  
數6是白色  
……  
數1是紅色，從新開始  
鬼唱著兒歌從黑色的房間裡走出  
滿臉血污  
數字是移動的，從1到9在院子中漂浮  
如一片發著紅光的螢火蟲

2000 · 4 ·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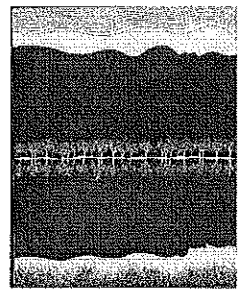
### 游泳

總是浮著，衣服一直沒乾  
在水中，如同回到家  
窗戶是明亮的，玻璃是完整的  
在水面上，生活是溫暖的  
如同回到床上  
在水裡，累了就可以沉下去  
從深深的褶皺中一直沉到沒有  
人的地方  
一直等到天黑

2000 · 8 · 22



夢見雪，血在床上滲盡  
初夜是不安的，充滿了躁動  
在乾枯的樹枝上  
麻雀站的整整齊齊  
一下一下啄著雪 血  
從空中飄落，病弱而無力  
從空中，一片泛濫的紅光 雪  
鋪滿了世界  
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的世界  
雪腫著身子呻吟  
夢在一片血跡中游動  
世界是紅色的，血是灼熱的  
夢見雪，融化時恐怖地尖叫  
夢見血  
像雪一樣柔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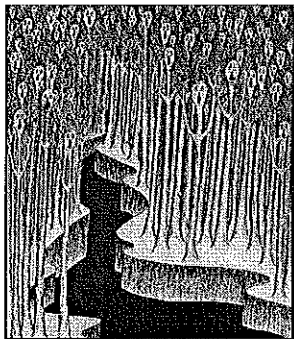


### 跳動

1 2 3，開始向回轉，3 2 1  
0在中間，光是黑色的  
時針從早晨跳到夜晚又回來  
從新開始，1 2 3 向回轉  
世界跟著一起轉動  
人走了總有一天會回來  
無論他是活著還是死了  
只是顏色不一樣  
沒有人去區別，一跳動  
時間就像照片一樣翻過去

有時太快了，我們就會頭朝下站著  
改變一點點顏色  
跳動不一定準確  
如同拼圖，總有出錯的時候  
有時我們彼此不認識了  
就可以等著再跳動一次  
一切都和原先一樣  
連顏色也沒有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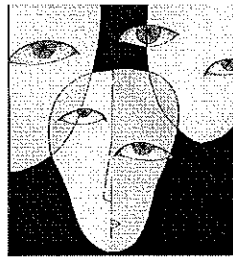
2000、10、4



## 分裂

有人走到你的對面做鬼臉  
有人，我是說一個人  
在你的對面，如黑色的絲纏滿整個  
房間  
整個的，世界纖細得什麼都可以看到  
一個人分裂了，絲可以從天花板上  
一直垂下來  
一些鮮紅的，柔軟的絲  
在你的對面，一片陰影中  
你可以看到他  
也可以什麼都沒有看到  
沒有人注意你  
你坐在那兒，只需三分鐘  
就可以進入分裂  
你的絲是黑色的  
你的對面什麼都沒有

2001、1、18



## 暗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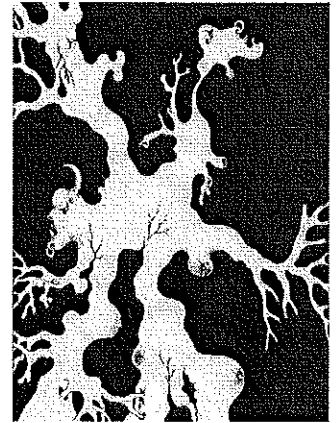
重複說一句話  
從一次謀殺開始  
重複紅色，一直到它變黑  
用一天時間，把做過的事再做一次  
讓死轉過身  
讓它重新走回來，讓它變紅  
讓它在生命中更加艷麗  
一直到天黑，到燈光熄滅  
人死了，仍然可以說話  
使謀殺變得合理  
使紅色變暗  
使刀子隱匿于一排數字中  
只有一個秘密  
于紅色出現時開始  
于紅色變暗時消失

## 滯戀

親愛的，總是在早晨  
在玻璃上，我將夢晾乾  
使你出現，裸著身體  
告訴我那些三厘米長的日子  
你只是在那兒，像一張照片  
你只是笑一次，使我看到天空與陽光  
我無法向你說什麼，無法使秘密公開  
就像在謎語中藏著的那把刀子  
像每夜都會造訪的惡夢  
像每一次自戕，使血滲透眼睛  
親愛的，世界總以陌生的方式出現

而我在你背後一次次舉起刀子  
親吻那薄薄的鋒利  
夜晚是如此的躁動與恐怖  
使金屬在我們中間頻頻出現  
如同一座城市  
如同我為了逃避你  
而用盡了一生

2001、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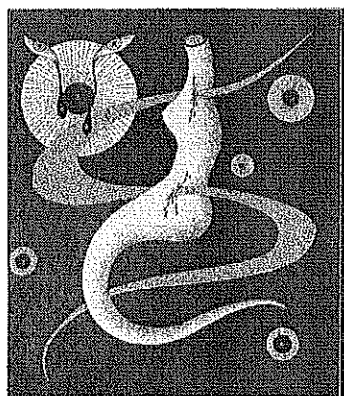
## 嚙

### 1 滑動

有時是早晨  
在床上滑動，從剛經歷過黑暗的地方  
不留痕跡地滑入到陽光裡面  
在刺目的白光中變軟  
有時就忘記了  
早晨遲遲不會到來  
一個人留在黑暗裡  
被被子阻礙著  
無法滑動時  
什麼都凝滯了  
有時就一直這樣  
無法離開黑暗和床  
在寂靜裡等著慢慢腐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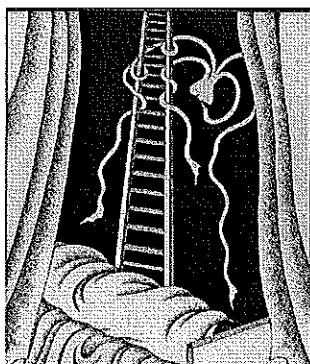
## 2 面孔

我認識你  
在早晨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有一個孩子，比我們的影子  
矮三寸  
他總在星期天回來  
戴著厚厚的面紗  
在我們還未起床之前  
就將夜晚又帶了回來  
我認識你，總是在棋盤上  
你用乾瘦的舌吃掉我的一切  
只留下孩子的面紗罩住我的面孔  
讓我一天天變瘦  
我們一起起床  
你將一條謎語每天說十二遍  
直到我瘦到被面紗蓋住了全身



## 3 瘦

有一天骨頭變脆了  
在表皮下面，黑暗已滋生到了眼睛  
我從一開始就瘦  
如同遙遠的童年，每一天都不是  
健壯的  
我不該留長髮，使有一天你一回家  
便不再認識我  
我不該走路  
用盡了肌肉與血液  
只留下表皮與骨骸  
在長長的頭髮下面，等著你來認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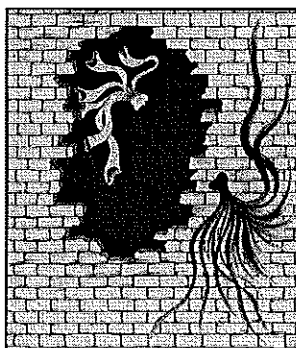


## 4 談話

在醒來之前，我們可以交換秘密  
在黑暗裡說出一切  
世界上沒有比床更小的地方了  
我們離得最遠的時候也只是一尺  
在黑暗裡我們是真實的  
就像我們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  
可以忘記  
就像我們忘了我們自己  
只是兩粒深紅色的蠶蛹

## 5 飛

一到子夜它們就來了  
發著淡紫色的磷光  
它們和我一樣瘦  
從一個牆角飄到另一個牆角  
它們只有三寸高  
裸著乾枯的身體  
它們整個夜晚只重複著說一句話  
但沒有人能聽懂



## 6 鳥

它從窗戶上飛下來  
站在枕頭上  
它的眉毛是綠色的，在一層絨毛下抖動  
它靠近我的耳朵，輕聲地說  
“是你殺死的我”

## 7 鳥叫

總是燈一滅就聽到了鳥叫  
的遠遠的聲音  
在黑暗裡飄來飄去  
房間太小了  
沒有辦法轉身  
樹只在腳底下長高  
一直到超過我  
在狹小的房間裡  
只允許長一片森林來覆蓋屍體  
總是聽到鳥叫  
無論我是死了還是活著

## 8 告別

明天會下雨  
我躺在床上看著你在窗外來回走動  
看著你不安地敲著玻璃  
你的面孔蒼白  
在你的瞳孔中，我蜷縮在角落裡  
明天會下雨，我告訴你  
它們是粉紅色的  
你將臉扁扁地貼在玻璃上  
說：“你看我是不是粉紅色的”  
我只看到瞳孔，只看到我蜷縮著身體  
在一片明亮的黑暗中發抖  
你在玻璃外面  
將頭髮披開  
我在房間中，我們離得很近  
只有一層玻璃



# 俳句選譯

◎鄭建青 (Jianqing Zheng) 譯

## ■松尾芭蕉

Matsuo Kinsaku (Basho)  
(日本)

春月——  
花容  
在霧中  
  
許多麻雀  
在油菜地裡  
賞著花  
  
冷白杜鵑花——  
孤寂的尼姑站在  
茅草屋頂下  
  
枯枝上  
棲著一隻烏鴉——  
秋夜  
  
細雨的六月——  
長長的髮絲，容顏  
病態般蒼白  
  
布谷鳥  
消失之處——  
一座島  
  
真靜啊——  
蟬噪  
刺穿岩石  
  
醒來吧，蝴蝶——  
晚了，我們倆還要  
走好多里路  
  
初秋——  
稻田，海洋

一片綠色  
閃電——  
驚鷺的叫聲  
刺入黑暗  
  
喂，讓我們去  
賞雪  
直到被雪葬  
  
看螢火蟲——  
醉船家  
醉船  
  
秋月——  
潮水翻著泡沫  
直湧到門前  
  
老塘  
撲通一跳——  
一隻青蛙  
  
水缸裂開了——  
我醒臥著  
好個冰涼夜  
  
上墳  
白髮們鞠躬在  
拐杖上

## ■多德拉維奇

Zoran Doderovic

(南斯拉夫)

霜晨——  
黃蒲公英花  
隨朝陽開放

貓毛的  
每一根都在顫動——  
春天的微風  
  
一杯茶  
晃在老嫗的手中——  
夏天的雲朵  
  
夏天暴雨下  
老婦人打著傘  
欣賞玫瑰  
  
開學第一天——  
人行道上孩子們  
收集榛子  
  
顫動的影子  
飛過牆去  
追蝶  
  
淺水處  
池草連著  
月亮  
  
打掃房間——  
一個小瓷馬  
閃爍著往事  
  
酷暑  
兩個姑娘邊聊  
邊擺動裙子  
  
正午的太陽——  
盆子裡的熟西瓜  
放涼了  
  
早咖啡——  
蒙著水汽的窗上  
我的殘夢

風信子花香  
充滿空屋——  
母親的生日

## ■威爾遜

Dwight L. Wilson (美國)

半月光輝照——  
意識到失去面子  
只是暫時的  
  
黃昏時河流  
慢慢溶入天空裡  
轉眼成一體  
  
一隻小野貓  
嗚咽一聲破了靜——  
傍晚的輕風  
  
夏日午後  
盲婦人和她的狗  
聞著野花香  
  
坐在黑暗中  
螢火蟲隨六月風——  
彼此都無眠  
  
葉子落  
在落葉上  
面紗月  
  
秋田  
撒著攤攤  
月光  
  
冬日黃昏——  
一隻黑白貓  
躡腳下台階  
  
冬月——  
老樣的影子  
在新雪上

## ■歐爾

John Ower (美國)

觸冬——

我們之間劈啪著  
意外的火花

一片鱗樹葉  
經她一觸  
頓時一隻蝴蝶

雷雨：  
圈圈混亂  
在池上

冷藏的半個洋蔥：  
自心中發芽

夜間州際公路——  
某個同路人的  
兩點紅燈光

鬼節——  
電梯豎井裡  
一聲呻吟

一動不動  
跑鞋的  
印跡

廢棄的工廠  
煙囪裡飛出  
褐雨燕

退休教授——  
撿起  
學生扔掉的分幣

兩隻松鼠影——  
示愛在一棵樹的  
影子上

深過  
這朵玫瑰的紅色——  
刺上我的血

## ■克勞森

Tom Clausen (美國)

共坐一條凳  
陌生人的香水  
充滿靜靜的空間

房外  
抽著煙  
房子的主人

喚著  
丟失的貓……  
風鈴

再次踏上小徑……  
更深地走進  
自我

乾枯為G符號的  
形狀：  
蚯蚓

## ■普匹婁

Anthony J. Pupello  
(美國)

清晨的客車  
乘客乘著  
寂靜

畢業日——  
放飛的汽球  
飛在風中

急診室  
瞧不見的電話  
響了又響

夏季工——  
清潔工跟隨兒子  
掃著地

## ■韋爾契

Michael Dylan Welch

(美國)

地震之後  
風向標  
指向地面

卡斯特羅區——  
一女人警視著  
我女友的乳房

遠處的鳥聲——  
冰挂下  
一排坑窪污雪中

情人節——  
她提醒我  
繫好安全帶

她雙手稍停——  
理髮師問我  
怎樣分頭

流星雨——  
一排輕浪  
濕了我們的涼鞋

朝陽——  
歌鶉啄過處  
霜化了

我們朝哪走？  
風  
已拿走地圖

## ■姬妮

ave jenne (美國)

大而圓的月  
噴氣機碰了一邊  
接著又一邊

剪粉紅玫瑰  
一根刺劃破  
我的指尖

我把甲蟲  
從曬衣繩上彈去  
又一個飛落

疊起白單子  
柳條籃裝滿了  
秋葉

我的手指被  
這本俳句的書邊  
劃破

# 杜伊諾哀歌

◎R. M. 里爾克 作◎張索時 譯

## 第五哀歌

——獻給赫爾塔·柯尼希夫人

告訴我。比我們自己還要活得急促些  
早早在不知為誰，為討好誰而興起的  
一個永無屢足的願望緊緊絞曲下的  
江湖藝人是何許人？

而這願望還絞曲他們，扭彎他們，  
纏繞他們，搖蕩他們，  
拋出去又抓回來；他們彷彿穿越油浸  
過的、更光滑的空氣掉落到地毯上  
經過他們無休無止的跳踉

更薄了的，  
失落於宇宙的破地毯。  
地毯像一塊膏藥貼著，  
恍如天空在郊外撞傷地面。

他們幾乎才  
站住，展示：Dastchen的  
詞首大寫字母①……源源而至的旋轉  
又來玩弄這些最堅強的人，  
好比強者奧古斯在桌上  
轉錫盤。②

啊，以他們為  
中心——眾目凝對的玫瑰：  
花瓣開了又落。從這架  
打夯機，被自己夯出的盛開灰塵  
所反擊的雌蕊，一再  
泛出無聊的偽果，本身卻  
從不覺得無聊，——光閃閃的臉上有  
輕輕笑著虛偽的微笑，皮笑肉不笑的  
無聊。

那兒是：皺紋累累的過時大力士，  
老了，只好敲敲鼓，  
皮膚拱張如朽腹，好像皮下從前  
裝著兩個人，一個  
已經躺在墓地，另一個活下來，

聾了，有時還有點  
迷糊，在此獨撐場面。

而那個小伙子，大概是歪脖兒跟  
修女生的  
兒子吧：豐滿的肌肉緊繃繃，  
人蠻單純。③

哦，作為玩具，  
在一次漫長的周而復始的玩具  
復元期裡，  
你們被付與  
方興未艾的苦惱……

你，以果子才熟悉的  
撞擊，每日上百次地未熟  
而落下從合力構出的  
動樹（那快於流水，數  
分鐘內度過春、夏和秋的樹）——  
落下即呷墓：

偶爾，短暫停歇時，你會浮起一副  
愛嬌的  
臉容呈向你那難得  
流露溫情的母親，但這怯生生的  
幾乎還沒呈出的表情  
被你的身體碾沒……

那人又拍手示意你跳，不等  
痛苦在你不住奔騰的心周圍更明顯  
起來，腳掌的燒灼感便搶在痛苦  
根源

前迅速擠進眼裡  
幾滴切膚之痛的淚。  
然而，盲目地，  
臉上現出微笑……

天使！哦，捏住這小花瓣藥草，  
摘下來吧。  
造個瓶，保存好！放在那些還沒向  
我們

開示自身秘密的歡樂當中：外單  
一隻秀氣的罈子  
瓶上題著芬芳四溢的頌辭：  
“Subrisio Saltat” ④

還有你，親愛的，  
被各種無比誘人的歡樂  
默默跨越過去的你。  
也許對你來說你的衣總真幸福——  
或者你覺得有金屬感的綠綢衣  
緊貼年輕而豐滿的胸脯  
才享受無邊寵愛而完美無缺。  
你，  
總以不同式樣放到  
保持著平衡的活動天平上的  
悠靜的市場水果，  
現形於眾肩之間。

這地方是個什麼地方，哦，是個  
什麼地方呀——我將它馱負於  
心頭——，  
一個他們尚且不能久處的地方，  
尚且彼此  
斥離如交尾配對配錯了的動物的  
地方；——  
一個負擔尚且沉重的地方；  
一個碟子尚且從枉自  
旋轉的桿上  
搖搖欲墜的地方……

而突然間在這辛勞的烏有鄉裡，  
突然間  
純粹的“微”不可思議地自變的  
那神秘之點——轉  
為空洞的“巨”。  
一個計算複雜，  
結果是零的地方。

形形色色的廣場，哦，巴黎的廣場

，活劇搬演不盡的舞台，  
這裡，時裝設計師拉莫夫人，<sup>⑤</sup>  
把閒不下來的人間路，無限長的  
絲線，  
編織，做新的  
蝴蝶結啦，綉邊啦，緞花啦，帽徽  
啦，做做的果兒啦——，樣樣  
帶著，虛假色彩，妝點  
命運的廉價冬冕。

天使：假如有個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情男情女在這兒從來做不到，而在  
那裡的、無法用語言描繪的地毯  
上做到展現他們的  
心兒跳躍出的果敢高貴的形像，  
一座座歡樂之塔，  
離地而起、男女二人憑倚而成的  
顛巍巍的梯子，——  
這形景果真  
出現於周圍的觀眾，無數啞默的  
死者前：

他們會把最後的、一直珍愛的  
一直保藏的、我們不認識的、永遠  
適用的幸福錢幣投到那有造化的  
地毯上給  
終於真正笑出微笑的一對  
情侶嗎？

\*一九一五年六月至十月間，里爾克  
借寓於德國慕尼黑的韋登馬耶大街一  
座屬於赫爾塔·柯尼希夫人的住宅。  
房間裡掛著畢加索的畫〈江湖藝人〉。  
本詩的靈感來自這幅油畫。

①“Dastehen的詞首大寫字母”，指  
字母D，表演中的藝人們構出的圖形  
是D字形。在德文中，Dastehen的本義  
是“立穩腳跟”，所以“Dastehen的  
詞首大寫字母”還表示“剛剛立穩”。  
而“立穩腳跟”(Dastehen)是“存在”  
的基礎，合上下文意暗示江湖藝人的  
“存在”是被專制的存在。

②“強者奧古斯特”，德國薩克遜  
選帝侯(1670-1735)。他曾隻手捏扁錫  
盤以娛賓客。另一說指波蘭國王奧古  
斯特二世(1670-1733)。

③據學者研究，這是作者所認識的  
一位葡萄牙修女與畸形的德·夏米利  
公爵所生的私生子。

④拉丁文：“賣藝者微笑”。

⑤“拉莫夫人”(Madame Lamort)，  
係法語“死亡夫人”。

## 第五哀歌析解

一九一五年六月至十月，里爾克  
獲准趁赫爾塔·柯尼希夫人一家到  
鄉下度假期間借住夫人在慕尼黑的  
寓所。房間裡掛著畢加索的油畫〈  
Les Saltimbanques〉(江湖藝人)

。它啟發了詩人寫作日後被稱為〈  
賣藝者哀歌〉的第五哀歌的靈感。

然而，此畫僅僅向里爾克提供想  
像的源頭。第五哀歌賣藝者形像的  
刻畫，雖然受了早年在巴黎觀看羅  
蘭老爹(Père Rollin)雜技班於盧森  
堡公園表演的強烈印象影響，其實  
完全遵從心靈的軌跡，所謂由被觀  
照對象引起夢幻而產生的形像。畫  
中人不過做了觀照中的對象而已。

本詩以表演中的江湖藝人象徵眾  
生相。選擇他們代表人類的確再恰  
當不過：他們最能幹、最靈活、最  
機智、最辛苦、生活速率最急促、  
最能適應、生存力最強、生存環境  
生存形式最富於變化而生活內容生  
活實質永遠不變。詩藉雜技表演者  
構出的D字形——“Dastehen的詞  
首大寫字母”象徵人類的存在基礎。  
在德文中，Dastehen的本義是“  
立穩腳跟”，所以“Dastehen的詞  
首大寫字母”還表示腳跟剛剛立穩。  
而“立穩腳跟”(Dastehen)是“  
存在”的基礎，合上下文意暗示人  
類的存在是無根存在——被專制的  
存在。那麼，誰是玩弄他們的轉錫  
盤的“強者奧古斯特”？命運：“  
存在”的連體嬰。

他們好比玫瑰，外表燦爛，骨子  
裡是無謂的重複——“花瓣開了又  
落”，生活空虛乏味“一再泛出無  
聊的偽果”，竟還要強顏歡笑！他  
們之中的成員，要麼苟活如“皺紋  
累累的過時大力士”，要麼畸形如  
“歪脖兒跟修女生的兒子”，要麼  
做先賞後餐的犧牲品(“悠靜的市  
場水果”)。總之無一不是浮萍般  
的因而令人悲傷的生存。心是“痛  
苦根源”。作者由他們的生存狀態  
而對他們的生存地——人間世作出

的結論，不免萬分沉痛無限感慨。

Madame Lamort(法語“死亡夫  
人”)拿人間路當絲線的編織物比  
喻人類。他們的“存在”，用來“  
妝點命運的廉價冬冕”暗示“命運”  
正是玩弄他們的“強者奧古斯特”  
所以他們的命才賤，他們的價值  
範圍才狹。編織者既然是“死亡夫  
人”，編織物的生亦無異於死。從  
“玩具”到“玩具”，周而復始，  
直至末日。“命運”即天生注定要  
過的生活。

詩中處處流露同情與愛憐。里爾  
克的高超詩藝表現在，一個詞往往  
需要用開一座礦的力氣去採掘。象  
徵調擴為另一象徵，意境連著意境  
，打成一片新風景。例如從本詩的  
第六節到第七節。由解剖“一次漫  
長的周而復始的玩具復元期”入手。  
他把“一次玩具復元期”比作雜  
技表演中一次由上往下的跳落。這  
跳落是純生物性的(“只有果子才  
熟悉的撞擊”)，所以是與愛無關  
的、非人的。人類，作為命運手中  
的玩具，只有被玩弄而沒有絲毫安  
慰人情的選擇(“偶爾，短暫停歇  
時，你會浮起一副愛嬌的/臉容呈  
向你那難得/流露溫情的母親，但  
這怯生生的/幾乎還沒呈出的表情  
/被你的身體碾沒……”)，卻還  
得裝出笑臉來換取命運恩賜下一  
次玩具復元期(“然而，盲目地，/  
臉上現出微笑……”)。這〈賣藝  
者微笑〉有誰看重，有誰憐惜，有  
誰了解它的針砭作用？它那作為敲  
醒渾沌人生的晨鐘的藥用價值委實  
堪為天使特別收藏起來題上頌辭，  
以免踏入下一次玩具復元期(“落  
下即叩墓”)。而世間，這類藥草  
俯拾皆是(“放在那些沒向我們/  
開示自身秘密的歡樂當中：外罩一  
隻秀氣的罈子”)。

後來，同情與愛憐升華為理想，  
以一個問題叩問每顆心靈，顯示理  
想畢竟是理想。世間世外兩不容的  
理想。

### 閱讀與寫作的方法論

#### 一、兩種閱讀

當意思作為構成或解讀一首詩的主要因素出現在作者或讀者的思維中時，這首詩便失去了其“詩性”（儘管在後一種情形之下，這種“失去”是暫時的，與文本本身的質地可能無關），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一，意思雖然假借其框架使詩有了某種可以辨識的蹤跡，但它的主體仍是曖昧的。在作者尚未付諸寫作之前，這種框架就已存在（它是構成被我們稱為文化的那種東西的手段和形式），為作者、讀者雙方事先知曉。寫作因而不再是一種獨自承擔的勞動，而成了一種“複述”。意思不能使詩增值，寫作的意義由此受到懷疑。二，意思作為解讀的重要途徑動搖了讀者文本歷險與重寫的期待，壓縮了讀者廣闊詭譎的意識領域，使直覺的、感性的文本體驗在知識性視野的不斷擴張中逐漸萎縮，直至完全消失，全面的感受趨于單一。讀者也從主動轉為被動，解讀成了毫無生氣與趣味的釋義過程。

奧·帕斯在談到解讀對於詩欣賞的外在性時說道：“與宗教正統觀念的審查相比，某些唯科學的理解更為滑稽……某些教授不懂得這些詩篇的模糊性，它們在神聖與平凡、心靈與情感、精神與肉體之間不停地徘徊。這種模糊不是聖胡安·德·拉·克魯斯所獨有，它出現在所有偉大的神秘的文本中……他們必須重新學習把詩當作詩的文本而不是社會的或心理分析的文獻來閱讀。”（見奧·帕斯《批評的激情》，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9、90頁）。基于解讀的讀者心理方面的期待是排斥“詩性”的，它是審美欣賞的障礙而非媒介。解讀把詩學置換成了“解釋學”，為“言志”（或寬泛意義上）作為詩的目的提供了理由，從而使詩人在種種技藝之外被要求承擔一個不可或缺或哲學背景。這也為文本的深度幻覺在現代詩中的滯留找到了合理性依據。

文本深度是一個幻覺，它的基礎仍是語義的線性模式，無論是隱喻還是意味深長的暗示，都無法擺脫對意思的期待。以“思想性”為背景的“深度”是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幻想，是文學的非文學性合法化的現實基礎。

羅蘭·巴特將文本分為兩種，一為“可讀性文本”，一為“可寫性文本”（意思缺失的、未完成的、需要讀者參與的文本）。他指責在可讀文本的接受過程中，“讀者便陷入一種無所事事、不聞不問和總之是嚴肅的狀況；他不去自己發揮作用，不去充分地接近能指的誘惑力和寫作的快樂，他天生只有接受或拒絕文本的可憐的自由：閱讀僅僅是一種公民投票。”在他看來，只有“可寫性文本”方具有文學價值，“為什麼可寫文本是我們的價值呢？因為文學工作（文學就像工作）的賭注，是使讀者不再成為消費者，而是成為文本的生產者。”（見《羅蘭·巴特隨筆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54頁。）

解讀把讀者當成了文本的僕從，實質上也就使之成了作者間接性的

驅使對象。以解讀作為開始和終結的閱讀不是文學性（詩性）的閱讀，在文學（詩）中，閱讀存在著其他與之相應的方式。我認為，最可能具有文學性（詩性）的方式是“體會”。它是讀者在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時忘我的浸入，是不帶意思預設和解釋企圖的浸沒，“體會”即浸沒、交融、重合。“解釋”顯然不是這種閱讀方式的手段，更不是目的。

體會往往具有瞬間性的特征，它發生在讀者閱讀作品的第一時間；其時讀者暫時忘記了對歷史／現實的價值提問，身心的參與導致瞬間本能復蘇，不再服從于虛無本質的社會學召喚。這一時間消失，體會的過程便會中止。隨之而來的是與審美欣賞無關的聯想、思考、釋義、分析等來自理性領域的心理過程。當然，作出上述界定並不意味著指定體會在閱讀中的一次性。相反，它不排除閱讀中的“二次體會”或“重複體會”的可能；而且，它也並不排斥不同的讀者體會時間長短上的差異。

幾乎可以這麼說，所有文學性（詩性）——或擴大些——所有審美意義上的閱讀都不是解讀，解釋是欣賞者在欣賞之後自發或自覺給出的反應。發生在審美視域內的閱讀只能是體會，閱讀即體會。

體會是包括著廣闊的感覺領域在內的一種欣賞方式。體會的後果是讀者接觸文本時產生的“快感”。所謂“快感”是指讀者文本接受時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微妙變化，這些變化常常是莫名的、不可言傳的。可以像被擊了一拳、被摸了一下或被驚了一顛那樣直接、突發；可以是狂喜、驚訝、恐怖、反胃、痛苦、虛脫等強烈的反應，也可以是心

動、愉悅、熨貼、迷茫、苦澀、憂傷等微弱的反應；可以是其中一種，也可以是多種“快感”的混合。

接受者一方的快感來源于文本本身所攜帶的快感因素。這些因素是由文本中語言的語感、重量感、質感、空間感等構成的。語言的滑動或滯鈍、輕或重、干淨或粗糙、空白或塞滿都是引發接受者產生快感的條件。

顯而易見，我此處所言的“快感”是與傳統美學的“審美感受”或“審美愉悅”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詞語間（句子間、句群間）的關係引起的讀者非解讀性的歡娛，是拋棄意思和理性思索後的讀者的反應。而後者卻是文學功能性的附庸，更多地源于語言所傳遞的信息以及對其進行的分類與重組，這樣的感受或愉悅是基于理性認識和理解之上的；它是剔除了文本體驗後的殘渣，或者說，此種意義上的感受即是對豐富複雜的文本體驗的篡改與刪減。

與對體會的界定一樣，我是在詩學意義上使用快感一詞的，它是集體性的語言事實與個人體驗在某一點上的契合。正如體會不是來自于理性認識和意義判斷，快感也並非來自對意思的追尋及共時產生的社會學意義的震撼、悲愴、感悟等情緒。快感是體會的後果，而不是思索的後果。體會和快感都是對思索的回避與叛逃。

## 二、作為價值—知識基礎的意思

我們通常所言的意義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是作為主體理想和觀念的體現的價值，一是用以表述事物之間邏輯關係的意思。這裡，我將意思定義為對語言中事物之間邏輯關係的表述，而不將其擴大用

以指稱事物的名稱，是出于以下的考慮：在一種語言裡，事物一經命名，個人對它除了認可之外是很難有所改變的，況且即使重新命名也是沒有意義的事情。比如“烏鴉”這個名稱所指稱的那個動物，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稱它為其他任何東西，但這樣的改變只對命名者個人有意義，它對這個符號在語言集體中的流通沒有絲毫影響（這一點可參閱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符號的任意性”有關章節，商務印書館，1980年10月版第104頁）。而對“烏鴉”這一名稱所隱含的文化內涵的掏空與更新（如于堅在〈對一只烏鴉的命名〉中所做的）則不屬上述意義上的“重新命名”所涉及的範圍（更新一個名稱的文化內涵即是重新確定這一名稱在語境——意思及氛圍——中的位置，主要卻是改變這一名稱在意思結構中與其他詞語的關係。這些不是我此刻要討論的問題）。任意性命名的符號一經使用就具有了某種固定性，但事物之間的關係就不具備這樣不可改變的特性；而且改變後者在文學中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如上所述，意義由意思的語言實體和形而上學的價值取向共同構成，意思是價值的現實基礎，是價值得以確立和實現的前提和條件，而價值則寓于意思之中。同時，意思還是完整性思維和邏輯的基本形式之一，意思的確立依賴于人類的認識實踐和知識性積累。因此意思是知識和價值的共同基礎和前提。

在傳統詩中，意思作為“顯義結構”，價值作為“隱義結構”共同構成了一首詩的基本框架。意義中心表現為價值中心和意思中心的二重疊置，此即為傳統詩結構的二重性，它是德里達所指出的邏各斯中心在詩中的具體體現。

價值作為一個必須的反動對象在“非非主義”理論中似乎已得到了有效的驅逐，周倫佑為此所做的論述是充分的（見周倫佑〈反價值〉一文，載《打開肉體之門》，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這裡就不再詳述。然而，周倫佑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取消“價值詞”（如真、善、美、假、惡、醜、偉大、卑賤、上帝、理念、真理等）及與此相關的“價值評價”，而對詩中（句子中）的意思未加窮究。對於後者，他在取消“引申義”和“比喻義”的同時，宣稱保留其“基本義”（儘管他也有“純詩”的提法，但那是大而無當的詩化表述，且語焉不詳，因此只能算是沒有觸及方法論的可任意填空的口號）。

在他看來，“日出東方一片輝煌”中的“輝煌”一詞在這個描述性句子中體現的是“基本義”，而在“鬥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中該詞體現的是“比喻義”，後者因此“把描述轉變成評價”（同前書，第281頁）。顯然，第一個例句是他價值清除的限度。而我要追問的是，這樣的限度是不是更大範圍的文化的限度？句子的本義是否吸藏著更隱蔽的文化因素？在我看來，本義是可疑的，它是知識的產物和負載物，意思不僅是價值的，也是知識（廣義上的）的棲身之所。

“日出東方一片輝煌”這樣的句子裡藏著前人對“日出”這一現象的認知，這一認知基于人類這個群體意識中的某種共性（從它的關鍵詞“輝煌”裡仍可以辨識出某種可疑的文化蹤跡）。它遮蔽了個體對於“日出”的細微的、千差萬別的“直接感覺”。當這樣的句子出現時，說話者不過是在重複文化中的“共同語”而已，並非說出了他自

已對“日出”的感覺與認識。

### 三、語言認知及描述的虛妄性

本義是可疑的，這不僅表現在它是知識的產物和負載物，個體感覺在其中無以顯現，而且，它即使作為認知—描述功能的體現者，仍是虛妄的。

西方詩學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將詩看作是連接主客體之間的紐帶，這種詩學觀不僅企望通過主體對客體認識實踐的物化達到對客體的認知、把握和說明，而且還通過閱讀者整體性地接受這種物化的結果並由此達到與寫作者思維的同一性。這樣一種假設來確定本文存在的意義。這一詩學框架是以對客體的可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藝術符號的描述——再現功能及不同主體間文化體驗方面的同構性的迷信為理論基礎的。隨後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教育理論也是建立在這個理論基礎之上的。儘管這一時期已將藝術同哲學、神學區分了開來，但仍然沒有擺脫藝術是愉悅同善與真的結合體的觀念，它仍將詩視作“通過寓言的形象來表示哲學的所有真理”的工具（參閱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頁—26頁）。而在大多數現代主義藝術中，雖然祛除了藝術的教化、純潔功能，但仍維護了將藝術作為再現客體和表達主體認知的符號這樣一種慣性思維。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任何藝術都是自然的模仿”，也就是對世界的把握、解釋和說明。然而，世界本身的混沌性、物種認知的差異以及語言描述的局限使這種願望的實現一再陷入尷尬。之所以如此，是

因為，首先，世界是獨立于人的主觀審視的客觀實在，它是無序的、無意向的。人對世界的認識和解說是一個單方面的賦意過程。在人和動物的眼中，世界有著不同的面目，二者感覺和知覺器官（如人眼和動物的眼睛、人的大腦和動物的大腦）構造上的差別決定了它們感知的相異——世界在複眼的蜻蜓、蒼蠅的眼中和看人以倒像的狗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人所言的世界不過是真實世界在人這面鏡子中的影子，這是人作為人的認識工具的局限。無論是現實主義的理性認知方式還是神秘主義（如柏格森）的神秘認知方式（柏格森的直覺，即直接置身於現象內部對現象的觀照），都無一例外地難以擺脫作為認知主體的人的主觀性。其次，語言（藝術）作為人認識世界的工具實際上是對世界的“二度扭曲”，它是工具的工具、鏡子的鏡子，希求以其來還原實在世界只是一個夢想。

語言描述具有的無法共時的特點也使之只能再現不斷變化、同時雜陳的世界的某個瞬間或局部；這種局限即使在某些原始部落所使用的詳盡的“歷數型”語言那裡仍然存在。“原始人”的語言沒有類的概念，他們為每一種事物、每一棵樹、每一座山、每一只狐狸、松鼠、蝴蝶、蛙取專門的名稱。法國社會學家列維—布留爾曾轉述另一位學者對南非部落語言所做的描繪“使旅行者迷惑不解的不是名稱不夠，而是太多，用詞千差萬別[……]我們聽到過極多的表示不同步態的詞——一個人向前走或向後屈著身子走；左右搖擺著走；閑蕩地或者機敏地走；大搖大擺地走；搖著臂膀走或者只是搖著一只臂膀走；低著頭走或者抬著頭走或其他走法；這

些步態的每一種都由專門的動詞來表現……”（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50頁）。“原始人”總是試圖“永遠精確地按照事物和行動呈現在眼睛裡和耳朵裡的那種形式來表現關於它們的觀念”。（同前書，第151頁）但即便如此，上述的描述仍有不明之處，如“搖著一只臂膀走”，它並不能完全復原一個“搖著一只臂膀走”的人的形態，其中的空白很多，如“搖著一只臂膀”是如何“搖著”，是“前後搖著”還是“左右搖著”，是“略帶弧線”還是“大幅度地搖著”？諸如此類我們可以無休止地追問下去。

這種被列維—布留爾稱為“原邏輯”的思維亦即具體的思維，不知道因而也不應用抽象概念的思維及其運用已達到了語言描述功能的極限。“原邏輯”語言尚且如此，更毋言現存文明世界的語言了，後者因有了種屬概念，有了作為一般概念的抽象，使語言在描述一復原實在世界時變得更加不及物和不“切身”。

維特根斯坦也曾有過相似的困惑：“假定我給出這樣的說明：‘我用摩西意指這樣一個人：如果確有此人的話，他帶領過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但是，對於這一說明中的那些詞也可能產生同對於‘摩西’這一名稱相類似的懷疑（你把什麼叫做‘埃及’？把誰叫做‘以色列人’？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說明永遠不會完成；從而我仍然不理解他意指的是什麼，而且永遠也不會理解！’——就好像一個說明如果沒有另一個的支持就會像懸在半空中一樣”（《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版，第61頁）。

除了上述描述的疏漏之外，語言有時還面臨著事物命名上的困境。如對某些顏色，對一些中間色我們常常無法命名，只好用藍黑、青灰等模糊的詞語來指稱它們，那麼“藍黑”是什麼顏色？是不是只有標準化的那麼一種“藍黑”？事實上，對那些存在著細微差別的中間色，我們的視覺器官可以無限地加以區分，而詞語卻顯得捉襟見肘。

文本對外在於主體的客體進行解釋，再由閱讀者對文本予以復原客體的解釋，後一種解釋可以視作是“解釋的還原”，然而它“還原”的不是作為客體的世界本身，而是“還原”成同義反復式相互釋義的一堆詞語。文學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懷疑這種“解釋的還原”所能達到與客體同一的準確性的，浪漫主義者甚至絕大多數現代主義者也不否認這種認知意義上的“還原”的重要性。這是“可讀性文本”的幽靈變著花樣一再死灰復燃的原因之所在。

#### 四、本義的文化依附及其剔除

前面說過，對事物的名稱進行更名無助於該名稱所指稱的事物的還原，且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情。但這一點並無礙於我們對詞語所包含的文化內涵的探究。

可不可以這樣說，詞語所吸藏的歷史就是文化史本身？它所顯現的當下語義是漫長歷史的直接後果；這種當下語義不僅包括著它的定義、疆域、邊界及伸縮性，而且還包括詞語的某種固定的色彩。詞語吸藏的歷史性使之與事物以及當下現實產生隔閡，這也是詞語之所以成為象征/隱喻的根源之一。

不同的詞語所吸藏的歷史性也有所不同，這種差異我們不妨稱之為

詞語的歷史性差異。在不同事物的指稱之間以及相同事物不同的指稱之間，歷史性差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而在後者那裡，因易于比較，差異就更為明顯。如“月亮”與“明月”、“烏鴉”與“寒鴉”，儘管它們各自的所指都是同一事物，但詞語各自的文化內涵深淺不一。“月亮”、“烏鴉”與“明月”、“寒鴉”是分屬不同歷史時期的兩套語匯系統。“明月”、“寒鴉”等詞語在過去的文學（詩）中的過度使用已使之“異化”，詞語的文化內涵已大於它的“本義內涵”，這樣的詞匯系統是一種“詩化語匯系統”。相對於此，“月亮”、“烏鴉”等詞語所構成的系統可視為“本義語匯系統”。

“本義語匯系統”距離當下正使用的語匯系統較近，而“詩化系統”卻較遠。一般情形下，我們總是樂於採用前一個系統，以保證本文具有一定程度的“當下感”——這並不意味著是對描摹與再現等手段的肯定，“當下感”與及物與否沒有直接的關聯。採用這一系統的另一結果就是，使本文得以避免對文化——價值中心的先天性依附，為打破這一中心準備了基本的條件，但僅僅只是條件。

我們應看到，“本義語匯系統”並不因其與當下語匯系統的相近而與當下情境相吻合，更談不上還事物以本質的“現象還原”（“月亮”、“烏鴉”等詞語都不同程度地因使用而被“異化”，只不過程度較輕微而已）。因此，避免詞語異化不是表現或再現等文學功能論的要求，而是寫作/閱讀更新的要求。

詞句異化（詩化）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詩經驗化的過程，而經驗又

持續地迅速地轉換為一種知識，因此，詩化的過程就是詩知識化的過程。“驅逐詩意”就其根本而言是對既有的詩經驗——知識的驅逐。

一個詞語如果在它所屬的那個語匯系統中被使用，便意味著這個詞語的文化內涵完全地、不受損傷地顯現。“明月”一詞，如果它被放置在“池塘”、“寒鴉”、“蛙鳴”等詞語構成的語境中，便會使與這一語匯系統共時的那一段歷史得以重現；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這種返回將被視為是對該段歷史時期文學作品的複製。在“本義語匯系統”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只不過它複製的可能是較近歷史時期的文學作品罷了。

于堅較早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如果一個詩人不是在解構中使用漢語，他就無法逃脫這個封閉的隱喻系統。一個詩人可以自以為是他說的秋天就是開始的那個秋天，而讀者卻在五千年後的秋天的隱喻上接受它。秋天是什麼，它只是一個巨大的沉澱在秋天這兩個音節之下的隱喻史的整體……”（《棕皮手記：從隱喻後退》，見黃梁等著《地下的光脈》，台灣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81頁）。

值得補充的是，在“詩化語匯系統”和“本義語匯系統”中各自存在著若干子系統。以“本義系統”為例它就包含著以“村莊”為主場景的“村莊語匯系統”和以“城市”為主場景的“城市語匯系統”等。而在這兩個系統內部，以包括著更小的系統；如在“城市語匯系統”中，便有若干分別以“街道”、“臥室”或“工廠”為主場景的小系統。

詞語的本義內涵和文化內涵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得以實現，前



者依據意思，後者依據它所歸屬的歷史性語匯系統。而一個詞語只有處在另一個陌生的系統裡才有可能使我們剷除它的文化內涵。在一個陌生的語境里，這個詞語會突然被其他詞語架空、擊穿、淹沒，本義趨于崩潰，只剩下部分所指的空虛痕跡（閱讀者與該詞語的感覺上的聯繫，亦即歧義的痕跡）。而其文化內涵，也因其置身于陌生的系統中而被系統剝奪、吸收。

詞語離開它既有的固定意義而獲得一種即時性，它與其他詞語的聯繫也基于暫時的、不穩定的、互動的關係之上，它與系統的關係亦是如此。在這樣的詩中分屬不同系統的詞語相互穿插、抵觸、互否，使本文的歷史性視野始終處於無序、動蕩、開放、忽遠忽近的狀態，這就為知識性理解及闡釋設置了障礙，同時也為閱讀者的體會活動提供了豐富的、無限多的配給和原料。

在具體的操作中，詞語更新有著很多方式。周倫佑所提供的顛倒字義、消滅語法等“語言破壞”的方式和于堅“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式的方式僅是其中兩種，且前者只在“價值詩”範式處于詩主導潮流時方具有意義，它的粗暴性難以避免會帶來簡單化的後果，造成後來者語詞胡亂疊置、堆砌的弊端。而于堅的方式是以一首詩的容量更新一個詞，“付出”得太多，而且他不可能再用同樣的方式更新別的詞語。可以說，《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和《自由方塊》都是無法重複的，不論他人還是作者自己，都不能予以複製，我稱其為“一次性詩”。這種詩在詩史意義上具有著意義。

我所要做的更新是關於詞語與詞語、句子與句子、句群與句群之間關係的更新，這種關係在那裡只是被我們的慣性思維和言說遮蔽著。

## 五、歧義呈現

在第二章節我做出了“剷除了‘價值負荷’（周倫佑語）的‘基本義’意義上的描述（為方便起見，我們可簡稱為‘本義描述’）仍然是知識的負載物”的判斷，但如何在具體的語言實踐中從中剷除知識的因素，使之相對純淨地“呈現”我們的感覺狀態（而不是感覺本身）呢？

相對於“本義描述”，我們可以“歧義呈現”的方式“陳列”事物與事實之間非邏輯的瞬間的關係及距離。而要說清“歧義呈現”，必須首先明了我所指稱的“呈現”的涵義。“呈現”是對主客體相接觸時產生的瞬間感覺之狀態的“供述”。它是非表達性的，不同于表現或再現，既不表達主體的思想、感情、情緒，也不描述作為客體的世界。“呈現”所呈現的是一種觸覺，一種主客體之間的交融。在方式上它屬於描述，但不是“本義描”，而是不帶理性認識和理解的“歧義”的描述。“呈現”不過是“歧義呈現”的簡化了的說法。這裡附帶要說明的是，上述“歧義”不僅包括文化語言原有的諸義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言的詞語的本義、引申義、比喻義等，還包括著詞句的某種“誤義”（因錯覺而產生的意義），後者是突發的，即時的，是“字典意義庫”中所沒有的。

下面我們具體考察一下“歧義呈現”與“本義描述”的不同之處。

例如：“杯子中的水在晃動”。這個例句無疑是“本義描述”（周倫佑“取消價值”後會到此為止），然而，除了“杯子”、“水”這樣的事物的名稱我們不必要給以新的“命名”之外，這個例句所蘊含的意思卻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對象。在這裡，這一意思的關鍵詞是“晃動”，這個詞語決定著意思的主

要意指。但這個詞語究竟表明著什麼，隱含著什麼？從形態上看，“晃動”是指物體的那麼一種運動狀態，但這種運動狀態是不是杯中的水自身所“供述”的、“自呈”的？對此狀態的命名是否含有一定的文化依附和知識性理解？

我在〈感覺多向性的語義負載〉一文（載《山花》1999年第4期）中曾對語句“風吹過”進行過一番分析：“當我們說：‘風吹過’，我們是將‘吹’這一人類行為類比並強加于‘風’，‘吹’並非‘風’本質上的所為。當‘風’被‘吹’這一動詞所固定並加以經典化，便從根本上取消了‘風’和‘吹’這兩個詞語包含的文學性。”與此相似，“晃動”不過是將人們公認的那麼一種“動”的狀態強加于“杯子中的水”。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說“杯子中的水在波動”、“杯子中的水在跳動”（或滑動、抽動等等）。但跳動等替換詞所從屬的描述仍不是我所說的意義上的“呈現”，如果包含這些詞語的句子不與上下文結合產生“歧義”的話。它們僅僅是一種修正、一種對知識、邏輯以及集體性陳述的偏離。

“呈現”必須是“不言”的；“不言”既是作者的不言說，又是語句中以各種面目隱身的“人”的不言說。作者的不言說很容易辨識，而語句中尤其是“本義描述”裡的“隱身人”是很難覺察的。在對客觀世界——有這樣一個世界嗎？——的描述裡，處處滲透了人的打量和理解，物與物（實際上是名稱與名稱）之間的關係處于人的邏輯安排之下。它的表現形式之一便是固定化的——

對應關係。

“杯子中的水在晃動”是作者在言說；“杯子中有水”，是“隱身人”——人類集體的言說者，一個“公共作者”——在言說，後一個句子接近于我們常常指認的“客觀事實”，事實上，“水”也的確在“杯子”中。

當我們說“水懸在杯子的外面”時，情況又如何呢？我們會覺得荒謬，不可理喻。然而，在某個瞬間裡，面對一杯玻璃杯中的水，我們的視覺會不會出現上述的偏差？在那個瞬間裡，我們也許真的親眼看到了：水是在杯子的外面。這種“瞬間真實”是直覺世界對理性世界的一次無聲抗拒，儘管它十分短暫，可能只發生在數秒之間。

我曾在〈感覺多向性的語義負載〉一文中淺顯地觸及過“瞬間真實”的問題，但沒有將它與根植于形而上學的想像做一番比對、區分。而做出這樣的區分顯然是有益的。首先，“瞬間真實”來自于視覺、聽覺、嗅覺等感覺方面的“錯覺”，而並非來自浪漫的想像。這是包含著前一類要素的詩與包含著後者的浪漫主義詩（如“你是一片雲，在天上飛”）的最大最根本的區別。其次，呈現“瞬間真實”的句子有可能真的符合——而不是描述——客觀事實，“水懸在杯子的外面”或許就是事實上的那樣一種真實情況：水——滴水——懸在杯子的外面（之所以在句子中不標明是“一滴水”，就是爲了不直接指認一種事實，而要求它造成讀者產生“一杯水”的歧義讀解，從而使之在“瞬間真實”與事實之間搖擺不定）。而浪漫主義詩卻不容納寫實意義上的真實性，它的“你是一片雲，在天上飛”式的傾述純粹是來自頭腦的幻想。

但上述“水懸在杯子的外面”的例句仍然不是“歧義呈現”的完美的體現（它還帶有一定程度的“本義性”，它只是我爲方便說明問題而挑出一個極其簡單化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它與現代主義“變形”手法相類似，充其量也只是“歧義呈現”諸手

法中最簡單之一種。

完美狀態的“歧義呈現”應是抽去了意思筋骨的事物的“自呈”，它是莫名的、“不言”的、無法解釋的，在某些方面，它類似于德里達不願給以定義的“播撒”，“播撒意味著空無（nothing），它不能被定義……它產生了無限的語義結果，但是它卻不能還原到一種簡單起源的現存性上……也不能歸結爲一種終端的在場”（參見德里達談話錄《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1頁、第92頁）。在“歧義呈現”中，“水”和“杯子”的關係可能就是“水和杯子相互隱瞞”這樣一種曖昧的關係。“水和杯子相互隱瞞”是沒有意指的，意思只是作爲一種蹤跡存在，爲解讀性讀者垂下一個誘餌，讓他們絞盡腦汁；而它爲體會性讀者所提供的卻是直覺的語言快感，令他耳目一新。

歧義呈現作爲一種寫作手段，它通過對意思的分解、擾亂，致使意思在多元定點之間搖擺不定，其結果無法歸結爲一種或多種意思，亦即“禁止”文本的“形式化完備和封閉性”（見前書，第92頁），造成閱讀終端的“無意思”的混沌。

歧義呈現的目的不是爲了描述這個世界的原初狀態和人的感覺，它不再停留于認識論意義中，不再是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和工具，而是將我們瞬間接觸的客體以及對其的感覺二者相交融的那麼一種狀態予以形象化，也就是說，是爲了在文本和世界之間架起一座比喻的橋梁，使閱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領悟到（而非看到）與世界之混沌的某種相似性。

當然，就整首詩而言，“歧義呈現”並不排斥句子或句群一定程度上的“本義性”。“單純本義描述句”（如“杯子中有水”）可以作爲一個更大範圍內的句群“歧義呈現”的成分，在上下文中發揮與句子中“非形而上詞語”（亦即消除了價值的“現實詞”）相似的作用。

1998. 11. 北京 · 2000. 10. 安慶

## 釋詩 〈伊尼斯福瑞湖島〉

●鄭建青

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是愛爾蘭著名詩人，二十世紀初西方詩壇泰斗，于一九二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曾積極參加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成爲愛爾蘭自由邦參議員。後來他退出政治，專心文學創作。著名長詩《荒原》的作者艾略特曾說，葉芝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在英語中自無疑問，在我看來也是任何語言中最偉大的詩人。”<sup>①</sup>

葉芝童年時，他母親常給他講愛爾蘭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一八七四年，葉芝全家遷往倫敦，但葉芝一直渴望回愛爾蘭，也時常回斯萊戈郡去看望外公外婆。這種渴望表露在他早期寫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抒情詩〈伊尼斯福瑞湖島〉裡。這座島位于他母親的家鄉斯萊戈郡。葉芝小時候常去那裡度假，陶醉于那裡的自然景色和民間傳說。〈伊尼斯福瑞湖島〉爲我們描繪了一幅色彩斑斕、栩栩如生的情趣世界。詩人“窺意象而運斤”，情景的交融互滲構成別具一格的意境。這裡面除了聲韻，節奏諸方面的有機結合外，主要是意象在起作用，所謂詩欲言情須先及物。下面請讀原文或譯文：

###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Nine bean 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 bee,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 grey,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 伊尼斯福瑞湖島

我馬上就起程，去伊尼斯福瑞，  
在那兒搭一間泥抹枝纏的小屋；  
我還要種九行青豆，養一箱蜜蜂，  
在蜂喻的林間空地獨居。

我會擁有寧靜，因為寧靜緩緩滴落，  
從清晨之面紗滴落到蟋蟀輕吟之處；  
半夜一片微亮，正午紫光閃爍，  
傍晚有紅雀振翅飛舞。

我馬上就起程，因為我日夜聽到  
湖水一直在輕聲拍打著湖畔；  
佇立在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  
我聽到它在心底輕拍。

據《諾登英國文學詩文選讀》，這首詩寫於一八九〇年，即葉芝25歲那一年，在一八九二年重新作過一次修改。詩人在其《自傳》裡說，這首詩是他的“第一首具有自己的音調的抒情詩。我開始靈活運用音律以避免繁縟的修辭和隨之而來的人們慣發的感慨。”<sup>②</sup>這兩句話實在道出了這首小詩的精妙所在，也是我們分析和欣賞這首詩的一把鑰匙。〈伊尼斯福瑞湖島〉由三節四行詩組成。下面先來看看它的詞藻與意象。

第一節，詩人開門見山地說，“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我馬上就起程，去伊尼斯福瑞）。“I will arise and go”一句採自《聖經·新約·路加福音》（Luke）第十五章第十八篇“浪子的比喻”中的一段，那裡面有這樣一句話：“I will arise and go to my father”（我要起程到父親那裡去）。詩人曾就這一用法說，“如果是晚幾年的話，我就不會在第一行裡使用‘arise and go’這種陳舊的說法”。<sup>③</sup>這是從詩的語言風格說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合理地設想，詩人當時採取這種說法，也許正反映出他思戀家鄉的迫切心情。the bee-loud glade（蜂喻的林間空地）呈現一個相當生動的意象。從這裡我們不但

感覺到一股滿含生機的幽靜撲面而來，而且也可以看出詩人惜墨如金。這或許就是詩人自己所說的“避免繁縟的修辭”之一例吧。詩人在鄉村生活的萬象之中，隨手拈出三樣東西：一間泥抹的小屋，九行青豆，一箱蜜蜂。再加上蜂鳴的林間空地，聲形並茂，有靜有動，勾勒出一幅清新生動的畫面。質樸自然的“少少許”反倒給人留下許多想像的餘地。第四行很值得咀嚼，live alone（獨居）和bee-loud（蜂喻）是一對有趣的反襯。live alone 彷彿是“出世”無疑了，bee-loud 卻又折射出勤於勞作的景象，豈不明明是“入世”？我們知道陰雨天蜜蜂是不出來的，所以“蜂喻”後面還暗示著一片明媚的陽光呢。

第二節的意象呈現出一種寧靜中不乏活潑歡快的氣氛，更使我們欣賞到自然之美。詩人從“清晨的面紗”（the veils of the morning，指清晨的薄霧）寫到午夜。短短四行描繪了清晨、正午、傍晚、午夜等不同時辰的景象：從薄紗般的晨霧到午夜的一片微亮，從蟋蟀輕吟到紅雀飛舞，無不透露大自然的盎然生機，詩人對故鄉的嚮往之情油然而生。比起首節，次節的色彩和鳴嘯都更為豐富。大自然之美淨化詩人的心靈，於是他獲得了一種“寧靜”（peace）。這寧靜是逐漸獲得的，“滴落”（dropping）一詞用得極為生動。你看，這寧靜彷彿清晨的露珠，一點一滴緩緩沁入他的心田。“蟋蟀輕吟”（the cricket sings）更見功力。南朝詩人王籍的《若耶溪》一詩中有“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一聯，葉芝的句子與之暗合。詩句透露的意境是，這裡的“靜”呈現的不是“空寂”，而是一種寧靜中不乏活潑歡快的氣氛。我們在這裡體會到的並不是消極的“避世”思想，而是一種對生活更深沉的思考和追求。

末節的意象則曲折表露了詩人渴望歸去的複雜心情。詩人之所以要回去，是因為在他內心深處，日夜聽到湖水輕輕拍打湖岸。湖水是故鄉的象徵，是他的追求所在。為什麼詩人會產生如此渴望

歸去的心情呢？“馬路和灰色的人行道”作了回答，它們代表倫敦，詩人著一“灰”字，無疑是要象徵性地表示他對倫敦這個工業文明城市的厭惡。詩人不是為了“逃世”而思鄉，他是懷著對家鄉美好的眷戀才急于要回去的。這便使得詩的格調更高，詩意更深。

總之，〈伊尼斯福瑞湖島〉是詩人精心繪製的意象畫卷。意象層層展開，推波助瀾，前兩節為後一節鋪墊，意象與主題緊密相連，達到高度的統一。令人感到，優秀的詩篇往往具有“清音有餘”的藝術感染力。詩貴有意象，主要就貴在“切”，即意象緊扣主題，唯透真情。詩意象貴在此，難在此，也妙在此。意象在詩中尤為重要，但詩亦須有音樂的成份，是怎樣的情調就需要怎樣的音調。不妨讓我們從詩的格律和節奏方面來看看葉芝的“靈活運用”吧。先說格律：

這首詩由三節組成，每節四行，前三行是六音步，第四行是四音步，每節都是以ABAB方式押韻。從總體來看，詩是用抑揚格寫成的，但是詩人並不受它的約束，隨著感情的變化和發展，突破之處甚多，如第二節第一、二兩行：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第二行裡不但出現多個揚抑格，還有抑抑格，而且有七個音步之多。可是，讀起來不但無拗口之感，反而別生出一種徐緩中略帶疾速的節奏，足以透露出詩人內心想像的情懷和追求的急切。

讓我們再來看看全詩的節奏。I will arise and go now 的節奏較快、較強，隨後逐漸舒緩。舒緩中有變化，但總的來說是舒緩。一直到第三節的I will arise and go now，節奏再次加速到night and day 最重，隨後略微放慢，到第四行的I hear it 又重一點快一點，再慢下去到 deep heart's core，以三個長元音結束。這些疾徐輕重極好地配合著此詩所抒發的感情，“寓變化於整齊”，音樂極其

優美和諧。

讓我們再回頭看第一節。如果我們反複誦讀，會感受到一種嚮往、一種寧靜、一種寧靜中的活潑。當然這首先是意象在眼前構成一幅視覺圖畫，但是音調也通過聽覺幫助我們感知這樣一種意境。而感知這種意境的奧秘就在于詩人在短短四行中反復使用了[ai]，[ou]，[au]，[ei]，[i:]五個長元音和[l]這個輔音。它們與其它音素的結合，它們的回環往復，便產生了上述的聽覺效果。也許這些就是葉芝所說的“靈活運用音律”吧。

〈伊尼斯福瑞湖島〉這首詩常被認為是葉芝最富浪漫主義情調的作品，其特點有五：強調個人感情、視城市文明為累、懷舊、嚮往自然、詩意抒情。從前面的分析來看，我們自可體會到這首詩抒情舒緩，結構與內容水乳交融，意象與主題緊密相連。詩中既有真摯的情，這情又結合于清麗之境，情境交融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儘管這詩富有浪漫主義情調，但這情是真情，景是真境。不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tchanw@yahoo.com

著“懷鄉”之詞，而懷鄉之意自現；雖是懷鄉，而又大異於其它懷鄉之詩。詩人說他寫這首詩時，力圖避免“人們慣發的感慨”。所謂“人們慣發的感慨”，我看便是我們習慣說的“無病呻吟”吧。因此，我們不能僅把這首詩視為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抒情詩。從詩人一生致力於愛爾蘭的文化復興方面看，這首精緻的小詩完好地表露了他的意念。此外，這首詩在音、形、意等方面的完美結合也體現了葉芝無與倫比的藝術功力，象徵著他早期詩的頂峰。

上面只是從藝術的角度粗略分析了此詩。從主題思想方面看，詩人創作此詩是要表達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呢？“出世”還是“入世”？關於這一點，還是讓詩人自己來回答。葉芝在一封信中說（為了準確起見，引言採取英漢對照的形式，筆者注）：

I had still the ambition, formed in Sligo in my teens, of living in imitation of Thoreau on Innisfree, a little island in Lough Gill, and when walking through Fleet Street very homesick I heard a little tinkle of water and saw a fountain in a shop-window which balanced a little ball upon its jet, and began to remember lake water. From the sudden remembrance came my poem Innisfree my first lyric with anything in its rhythm of my own music. ①（我仍然有孩提時在斯萊戈就有過的願望，想效仿梭羅住在伊尼斯福瑞，這是位於Lough Gill的一個小島。懷著濃厚的鄉思走過艦隊街時，我聽到叮叮的水聲並看見一家商店櫥窗裡有個噴泉，噴出的水柱托著一隻小球，我便想到了湖水。而這刻那間的回憶便產生了〈伊尼斯福瑞〉，是我的第一首具有自己的音樂節奏的抒情詩。）

從上引這段文字看，葉芝從小就想效仿美國十九世紀作家梭羅。梭羅曾在新英格蘭地區的康考德鎮附近林間的華爾騰湖畔生活兩年多。他在湖畔搭起一間茅屋，開墾一小塊土地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後，他把親身經歷寫成《華爾騰湖：林中生活》。梭羅在書中說，“我到林間去，是想有目的地生活，是要直面生活的真髓。”（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ed to live deliberately, to front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②葉芝想效仿梭羅，想必也是要有目的地去探求生活的真髓。同時，我們

更應該了解到，伊尼斯福瑞湖島位於愛爾蘭西部。西部在愛爾蘭文學中一向被視為凱爾特文化的發源地。寫《尤利西斯》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在其短篇小說《死者》(The Dead)中也曾把回歸到愛爾蘭西部去作為愛爾蘭人尋找文化之根的象徵。葉芝要動身去伊尼斯福瑞，即是要回到愛爾蘭的文化中去。

此外，讀者更可清楚地看到，葉芝是在“懷著濃厚的鄉思走過艦隊街時”，觸景生情，激發了寫這首詩的意圖的。我們還應該知道，葉芝自童年起就住在倫敦。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在受英國奴役和壓榨達數百年的愛爾蘭，要求民族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愛爾蘭人多次發動起義，反抗英國統治者。葉芝就曾寫過（一九一六復活節）一詩來哀悼犧牲的愛爾蘭勇士。一八八五年，葉芝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首次發表詩作後，遂開始受到約翰·奧利瑞(John O'Leary)的影響。奧利瑞是愛爾蘭獨立運動芬尼亞會領導人和愛爾蘭文藝復興的積極鼓吹者，他在一八八九年還幫助出版了葉芝的第一本詩集The Wanderings of Oisín。在這樣一個激蕩的時代，亦投入全部精力為祖國的獨立而吶喊，其活動正是“入世”。他在這時候所產生的強烈的鄉思，倒是不得不使人推想，詩人是在借鄉思之情，抒祖國之戀。即便如一些批評家所說，這首詩反映的是“逃避現實”，這個“逃”(escape)也是逃向能尋找到文化根源和生活真髓的愛爾蘭西部。況且，葉芝的一生並非“隱士”的一生，他不單在文學上成勳斐然，而且為愛爾蘭的獨立和文化運動做了很多事情。

①《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八卷第882頁。原文見《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第三卷第555頁。

②譯文引自王佐良等編《英國文學名篇選注》第1111頁，商務1983年版。

③同2。

④A. Norman Jessares,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Stanford UP, 1984. p. 28.

⑤Henry D. Thoreau,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Princeton UP, 1989. p. 90.

## 編輯筆記

●踏入2002年，並值農曆新春之際，最值得高興的事莫過於，新大陸的名譽編委隊伍又增加了數名成員。讓我們歡迎闊別兩年餘後歸隊的聖地牙哥的沈季夫；新加入的洛城僑社聞人何奇；越南的陳耀祖；法國的方明和加拿大的申復華等。他們的加入令我們更加相信“詩道不窮”，也更有信心繼續把詩刊辦好。

●由於本期改版，除了《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II)》外，並有詩人李雲楓的詩畫專輯，而前者將在可能的情況下每期推出，作為介紹中國大陸年青詩人的一個專欄。因此許多積壓稿件要逐步才能消化，較長的詩和組詩請作者暫勿寄來。另外，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長期來本刊與各地詩刊皆有各種交流活動，今年始又與中國瀋陽的《詩潮》、重慶的《國際漢語詩壇》在刊物的交換、雙方詩人作品互刊等方面，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為了統一處理郵件，本刊郵箱經已取消近年，郵局轉遞服務亦已期滿，寄到以前郵箱的信件將會退回原址。交換刊物、雜誌、投稿及其他郵件請務必直接寄到：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上期(67)黃伯飛〈說詩小札〉頁36所引朱熹的詩，首句中“方塘”誤作“池塘”，三句中“問渠”誤作“問它”，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恭祝新春

## 龍馬精神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塵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詩訊

●享譽詩壇歷久不衰的大詩人紀弦今年豐收，新詩集《宇宙詩鈔》由台北《書林》出版，收1999年至2000年詩作72首。而他五十萬言、將一生分為三大時期的回憶錄亦經由台北《聯合文學》出版。

●加州矽谷工程師詩人呂建春聖誕期間赴南加州度假，期間攜同他收藏的大批現代詩集與新大陸主編陳銘華交換意見。

●夏威夷作家協會編輯的《藍色夏威夷》第二集經由台北聯經出版，書中收入近40位作家的精選作品。該會並於今年1月12日在當地華埠文化廣場召開新書發佈暨作協大會。

●中國山東《大風箏》詩刊決定編輯出版《世界華人詩存》，從現時起向海內外詩人、詩論家徵稿。地址：山東濰坊市委黨校一號樓207室《大風箏》編輯部。